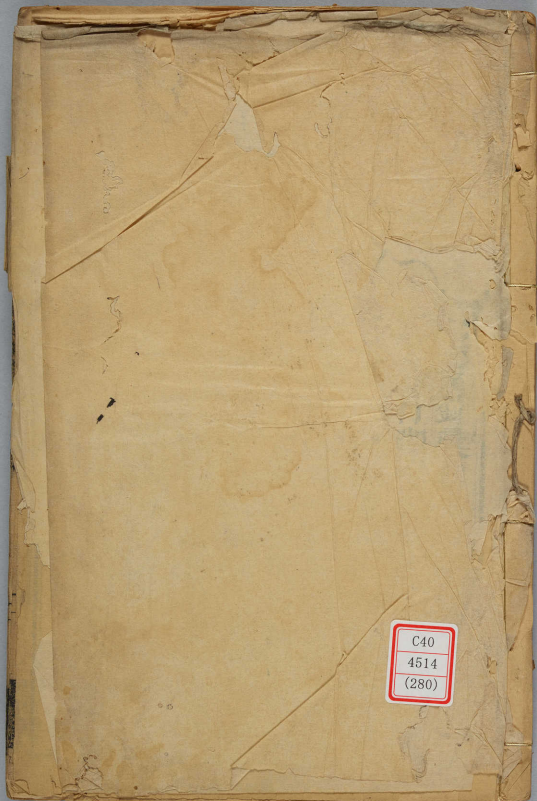




C40
4514
(280)



2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安塔院庫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十機謹誌



B 64853

南岳繼起和尚大宗堂錄彙自序

庚戌長夏病榻山中念行脚高士囊鉢蕭然不獨古
人語錄不能購與我同生此世者尚不得讀我全書
祇因卷帙浩繁慨然於諸會錄中取其語之簡直者
釐為十卷曰大宗堂錄彙其實如樹泉報慈甲辰湘
雲館散錄堯封後錄皆於古人說不到處盡心而出
一字不可捨者無以得此失彼反使老僧賺卻闍黎
壬子九月霜降第一日退翁自序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總目

卷之一

住常州天祥符寺語

住台州天台國清寺語

住蘇州靈巖崇報寺語

卷之二

住蘇州靈巖崇報寺語

卷之三

住蘇州靈巖崇報寺語

卷之四

住蘇州靈巖崇報寺語

住蘇州堯封寶雲寺語

卷之五

住蘇州虎丘雲巖寺語

住秀州金粟廣慧寺語

卷之六

住衡州南岳福嚴寺語

衡州花藥寺語

高峰理山寺語

武昌東巖寺語

住漢陽大別山興國寺語

卷之七

靈巖廿一錄卷上

卷之八

靈巖廿一錄卷下

卷之九

南岳正續錄卷上

卷之十

南岳正續錄卷下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一

住常州夫山祥符寺語

嗣汾門人濟璣等編

到寺陞座舉臨濟大師初住鎮州一日謂普化克符
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二人成褫我
二人珍重下太三日後普化上來問和尚三日前道
什麼濟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三日前爲什
麼打普化濟亦打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古之既
爾今之亦朕我欲於此建立萬峰宗旨諸上座不得
向三日前後躲根卽今作麼生成褫良久大喝一喝

下座

上堂舉雪峯和尚曰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曰看看三千大千世界被這老子一時搖動祥符只是熱不保管他齊楚燕趙千里萬里來底直饒過得太湖登古竹岸了尚不知什麼處是夫椒山即使從水平王廟前一逕西來到寨前灣了不知那裡是祥符寺極靈利漢子入門看額認得祥符寺真了行得三兩步又被堵泥牆換卻眼睛及至僧堂前知客接着放下腰包引上方丈揖侍者通報尚不許你相見等閒容你

途路邊耽閣驀亞身曰且道卽今與諸人相見也未衆擬議以拄杖旋風打散

結夏上堂山前麥熟現前可以忘飢筐裡蠶繅將來可以適體何消萬慮撓其神千憂苦其志非不非是不是燈籠三露柱四然燈佛授記三月安居九旬結制直待中元那日蠟人無纖毫過患方與你坐草自恣

上堂舉僧問瑯琊清淨本狀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瑯曰清淨本狀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其僧有省師曰雪裡送冰不無他瑯琊可惜這僧月明簾外不解轉身

至今猶坐在光影頭邊殊不知琉璃殿上行撲倒也
須粉碎喝一喝曰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閒
上堂問一月落清溪千峯凜寒色時如何師曰壁立
萬仞此心真進曰撥破面門天地黑剔開耳孔海山
傾心在什麼處師曰倒懸千尺瀑花新進曰怎麼則
衲僧巴鼻草頭風師子爪牙空外電也師便喝僧禮
拜師曰金鐘玉漏相酬酢疑殺滔滔天下人乃曰江
湖無礙人之心時人過不得卻成礙人雅埠到這裡
有什麼阻隔佛祖無謾人之意時人透不得卻成謾
人山僧心膽在舌尖上何曾覆藏鐘作鐘鳴不襍鼓

響鼓作鼓響不襍鐘鳴透得者如賊入空室透未得
者無繩而自縛忽有個衲僧出眾曰道也太煞道要
且無祖師西來意山僧呵呵大笑曰盡從這裏去
上堂先師道三峯門下一隻箭擦着透過欄腰有甚
神力拾得全身師點胸曰這個漢子當年於箭鋒上
三迴九轉你看還損得他一毫毛許也無而今冷地
思量直是通身汗血若不是個老子什麼人下得這
副手山僧出手也你若活得身來便安在六纛旗下
驀召大眾眾回首師曰看箭

上堂山僧不敢平地陷人大眾切忌望空啟告此個

寶華王師子座上若一微塵許證驗不過豈惟遭人
笑怪亦且善因而招惡果拍禪牀一下曰三十年後
鼻孔撩天謾人眼不得

晚叅七十二峯各住本位三萬餘頃去不至方我輩
林下人月聽其自白風看他自清一向申申天天樂
此太平時節有粥有飯諸人還甘也無若甘去驀地
卒風暴雨如何避得過若不甘無事不可生事千個
作團萬個作塊我也不敢錯怪你你也不要錯怪人
上堂盡乾坤剝海都盧是個自己而今撮向眉毛眼
睫上因什不絕毫絕釐如山如嶽去往往桑樹上著

箭柳樹上出汗喝一喝曰和尚子莫妄想

上堂舉汾陽曰識得拄杖子叅學事畢泐潭曰識得
拄杖子入地獄如箭射師拈起拄杖曰壁立直條拄
杖子強生節目山僧自先三峯手中接下年來放在
冷壁角裡動也不曾動著諸人道是識得識不得叅
學事畢也未將來入地獄否簡得出汾陽入地獄如
箭泐潭叅學事畢點不出拄杖子在汝眼裏爲災爲
祟爭得如金鱗透網游泳波瀾俊易離籠翺翔碧落
夫山有個方便遂拗折拄杖曰大衆卽不得話作兩
橛

普請上堂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開門七件事尚不知來處又爭知匾擔腳籬一向在襍收寮裡喝一喝曰夫山今日一齊搬出手親眼辨底接得便行千五百人善知識不愁不隨他忒其或縮手縮脚怕寒畏熱無位真人在鼓聲裏惡發莫怪

上堂地搖六震既不爲祥天雨四華亦豈曰瑞夫山門下來一個衲子與他七尺地鋪橫也繇他墜也繇他但只是夢中不得與人交頭接耳喝一喝曰好人家男女肯遍相說夢

上堂舉鼓山上堂曰鼓山門下不得嗽咳有僧出來咳嗽一聲鼓山曰作什麼僧曰傷寒鼓山曰傷寒卽得瑯琊拈曰雷聲甚大雨點全無師冷笑曰天大底病你還作小小看承夫山若遲到一刻幾乎幾乎良久乃搖手曰不妨待伊出身白汗了再看

上堂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所得倒是好手忽遇樹倒藤枯扶尚扶不起說甚句歸何處館驛裡撮馬糞漢趁向無尾巴隊中不怕伊不甘要問大衆卻使瀉山笑轉新者還具眼麼衆無對師呵呵大笑歸方丈上堂舉僧問曹山雪覆千山爲什麼孤峰獨露曹山曰須知有異中異進曰如何是異中異曹山曰不覆

千山頂瑯琊和尚曰曹山慈悲濃厚接引羣生要會
卽不可山僧這裏不狀如何是異中異片片梅花飛
落地師曰一劍揮盡始得和同那許你異中有異墮
在語滲漏裡雖則慈悲濃厚未免已命自傷設問夫
山雪覆千山因甚孤峯獨露但向道偶爾成文不惟
令他不疑忒省得諸方盡把格則以致究妙失宗機
昧終始卽今但有透過語滲漏於不變異處端的得
下不論曹山瑯琊夫山大展三拜

上堂舉僧問風穴寶塢元無縫金門卽日開時如何
風穴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如何是

塢中人風穴曰菱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瑯琊拈曰
風穴若無後語大似紀信詐降師曰猛火不藏蛟蚘
大海那宿死尸饒伊後語驚羣爭如先機撲倒

上堂舉僧問三峯先師如何得真慧現前畬曰聞板
聲喫飯又問如何得泐性空畬曰洗足上眠牀師顧
左右曰學般若菩薩須是不滯玄解始得泐性寬波
瀾濶纔有毫忽異見奴緣未斷爭能觸處閒閒而今
要透前兩轉也不難聞板聲喫飯太煞不尋嘗更擬
玄解會洗足上眠牀喝一喝曰大哉三峯師巍巍泐
中王

上堂舉五祖演和尚上堂曰舉則公案事事成辦向外馳求癡漢癡漢師曰若是夫山官恁麼道有什公案抵死要辦頂天立地須讓個漢

上堂江月照案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行盡東西廊幾多人未歸堪悲爲著誰

因事上堂舉趙州和尚曰不閒過念佛念法念僧師曰原來討事做夫山卽不厭但閒過不得無事生事設有衲僧出衆道和尚聒閑殺人但合掌道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上堂永日蕭然坐澄心萬慮忘欲言言不及林下好

商量原來古人大有商量夫山孟孟浪浪只恁麼一直頭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他時後日撞著個俊辨衲子問著三峰屋裏事小脫空尚自打不來何況大脫空驀召曰大眾試請驗看衆辟易師曰笑來只是一直頭使得快遂打散

上堂舉演和尚上堂頻頻喚汝不歸家貪向門前弄土沙每到年年三月裡滿城開盡牡丹花師召曰大眾五祖師翁惟恐汝輩樂著嬉戲將好日子等閒送太太煞不惜兩片皮若是夫山撒沙撒土尚討不得閒有什工夫頻頻相喚三月四月牡丹落盡少不得

有個回頭當爾之時與你個隨流認得性快樂永無
憂底妙訣喝一喝曰莫警速

上堂舉龍門和尚上堂曰山僧今日與諸人同叅一
個真善知識便下座師拈起拄杖曰住住真善知識
來也爾輩到處行腳討個什麼若向赤水求珠沉
赤水就荆山覓王玉隱荆山討方便討沕門討安樂
耶真善知識者從無一恣與人那來安樂沕門與你
方便久叅上士聞與麼說自朕心死初機後學又作
麼生卓一卓曰怎奈何

上堂舉百丈一日侍馬大師山行次見一羣埜鴨子

飛過大師曰是什麼百丈曰埜鴨子大師曰什處去
也百丈曰飛過去也大師遂把鼻頭扭百丈負痛失
聲大師曰又道飛過去也百丈有省龍門遠頌曰草
裏尋常萬萬千報云飛去豈徒朕鼻頭是什閒皮草
十字縱橫一任穿師曰衆中還有鼻孔端正者麼試
自家摸看大師手裏底龍門口裡底與你面門上個
是一樣是兩樣人人只顧撩天不信大頭向下未到
透皮徹骨爭得出入息內承事恒沙諸佛無一空過
者夫山今日雖與你揆轉鼻頭還須照顧眼下以拂
子驀直指曰埜鴨子擊一下曰飛過去也復頌曰

娘生鼻孔一模脫出氣宇如王阿誰委悉

元旦上堂拈香祝聖畢喝一喝曰此是庚辰年最初第一杓惡水潑得着底一花開五葉潑不着底結果自朕成且覆蔭天下人這株大樹新新無住一句作麼生復喝一喝曰路上行人人口是碑

上堂問千聖不到處萬法用無虧拈卻拄杖請和尚道師便喝進曰塞斷咽喉又作麼生師曰不靠你一個進曰老老大大全無準的師曰失口道着乃曰失口道着天下無敵塞斷咽喉有什準的萬法用處無虧千聖齊討棒喫喝一喝曰這副手脚什處尋覓

上堂舉僧問長沙如何轉得山河大地歸自己公長沙曰如何轉得自己歸山河大地徑山拈曰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則易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則難有人道得不難不易句卻來徑山手裡請棒喫師曰只是個自己轉一轉便說難說易棒又教阿誰喫長沙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這僧轉山河大地歸自己何得將常住物歸衣鉢下夫山也不管你轉得轉不得且山河國土與自己是一個是兩個速道

上堂舉黃檗見僧來乃曰諸方老宿盡在我拄杖頭

上僧便禮拜僧後到大樹處舉前話大樹曰黃檗與麼道曾夢見諸方也未其僧卻回舉似黃檗黃檗曰我這話已行徧天下瑯琊拈曰大樹與麼道大似有眼如盲黃檗一條拄杖天下人咬嚼不碎師曰若據瑯琊太煞高黃檗門風狀未免討他棒喫當時大樹豈無出人之眼一旦以非罪加之何以服諸方之心曾不聞咬人矢橛不是好狗管他嚼得碎嚼不碎鶩拈拄杖卓一卓曰我這話已行徧天下了也

許定于中丞斷七陞座大人具大見大智得大用天下老和尚一氣道我在這裡還諦當也無若果具大見則不受人謾果得大用則不受人欺祇如釋迦老子初從母胎墮下氣宇如王爲什千餘年後遭他跛脚阿師劈頭一棒這裏一氣拽得轉始好說個天上天下獨尊底大人果狀具無師大智打瞌睡也是繁興大用若言達磨西來事久多變不消恁麼只要才能足機劃自狀逢著有通塗莫誓速楊岐栗棘禪且置一邊權借南公下平實禪一問撥草瞻風祇圖見性阿那個是諸上座底性識得自性本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既脫生死便知公處四大分張向什麼處公三句作一句道將來你若道生也石火電

光舉必全真滅也玉轉珠回通身無影符門下有
棒到你喫麼莫說他日奮大機顯大用提從上正印
印天下叢林善知識要望我山主定于居士八千里
未是遠在居士自山僧言下打開個安樂泐門所以
捐館之際如脫敝屣澄澄湛湛不動不搖舒卷以時
本來無礙至於功業書於竹帛遺德在於生民又是
他第三四頭底事山僧恁麼道還是提獎大眾還是
欺謾大眾直饒一時透過千七百則總作個切脚我
要問你本文在什麼處喝一喝曰千古萬古與人看
上堂拈起拄杖曰諸方盡謂這上座近傍不得各各

望崖而退今日實情說向你你等皆是祥符門裏人
臂腕肯向外曲隨卓一下曰只有這些伎倆

住台州天台國清寺語

上堂僧問何時得聖人復起師曰難爲國清也不消
如此僧作禮曰某甲罪過師曰奉勸兄弟以後不可
隨人言語走乃曰佛泐二字不道難不道易但於一
切處尋著勘著無吝住處直下將泐王根泐王苗一
時斫斷誰不道你是泐王良久拈起拄杖曰不是國
清今日特地勘驗兄弟且道泐王還喫這個麼隨卓
一卓曰便請

上堂當人分上各有什麼事這裡道得一句國清以後不消得開口也良久曰諸人既爾堅秘不發事不獲已道一句落座乃曰白大衆國清方丈不比諸方容易出入

上堂天上天下自古自今僧出曰如何師曰總不得如何若何良久曰不知是不是是卽也大奇

上堂僧問四大分張計將安出師曰計將安出僧曰爭得不辜於已師曰岸谷無風徒勞瞪目僧曰與麼卽不勞究竟也師曰瞥地僧問如何是先佛本意師曰這裡卽易僧曰在學人分上大難師曰如是用心

眞實難得僧擬議師喝出乃曰鬪行則十萬八千也是輪鬪坐則寸步不移也是輪何況這裏那裡四大分張尚圖別生計較豈先佛世尊之本意欲得不負先佛不辜已靈究竟非什難事喝一喝曰這裏瞥地則岸谷無風何勞瞪目

上堂大衆已集師厲聲曰山僧今日大以爲不朕此後更不得依諸方樣子施行設法不嚴道化日見凌替罪歸阿誰未若衆中得一人出來眞實虛實向這裡定當得下活活底虛空搖杓不動何患天下不太平一僧巍巍堂堂而出師曰不是你便落座

先皇帝諱日上堂拈香已就座良久乃起立曰年年此日不得忘卻下座

上堂舉鼓山和尚因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山曰石人筆下看師曰大哉從上之心髓又問如何是作家山曰你行脚爲什麼師曰亦不是戲論僧曰與麼卽某甲不疑也山曰你何處得作家師曰亦不是亂塞人口良久長聲歎曰追遠之誠何可忘也隨顧一衆曰汝等從前所作殺盜淫妄諸罪一一如湯消冰應念化成無上知覺苟或毫末不靈祇因聽響各流傳又從今日起跳下座旋風趁散

住蘇州靈岳崇報寺語

到寺上堂靈源獨耀千日蔽其光輝一岳盤空萬象失其相好大丈夫秉慧劍般若鋒兮金剛談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卻天魔膽釋迦已過太彌勒猶未來如來正法眼藏委在今日捏聚放開總緣這裏放開也無量諸佛國土一時現前且聽諸人飽足觀光捏聚也天下老和尚鼻孔一串穿卻又向什麼處出氣喝一喝曰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上來納個不審作家禪客下太賞個珍重

本分宗師祇如雲興百問餅瀉千酬底當得何名師
不啻僧曰欲得不辜來意更請別轉一機師亦不啻
僧曰某甲也是譬如閑師晒之乃曰三世諸佛說夢
有事有理六代祖師說夢無黨無偏靈岳今日說夢
黃連未是苦黃柏可爲隣何故近來世界大非昔比
行脚高士朝也妄想暮也妄想收得安南又憂塞北
那討閒心情來聽說夢縱饒勉強築在他耳竅裏生
門易過死門難出今日也恁麼明日也恁麼雪竇道
得好第三第四不問你後五日事作麼生說到這裡
未免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老漢更不與你方便直待
驢年諾惺惺著吾行爾隨吾喚爾應一隨一應無少
無剩

上堂舉趙州和尚示衆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
泥佛不度水真佛屋裏坐師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
選佛場開是聖是凡一齊來心空及第所作所爲絕
猜忌不見石頭土塊草木叢林以至昧略飛搖我皆
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況乃具正徧知底大聖人
無往不自得而不能入水入火入大爐韞老漢今朝
豈敢掩是飾非將佛法當人情祇要他隨處出生當
處寂滅金佛入爐根塵一如木佛入火彼我無殊泥

佛入水全身歸父屋裏真佛一場露布百念歲個老
古錐直得手足無所措靈岳病叟沒伎倆閒把虛空
缺處補喝一喝曰報諸仁舉卽顧無差互

上堂衆集嘿狀經食頃乃曰諸仁不是畏縮不將來
老僧不是吝惜不祇對擊禪牀曰坐了這個位次不
與諸仁說難說之恣教你一個個直下作師子兒忝
成佛成祖忝入如來藏忝反教你如鄉頭保正耆長
大戶叅禪在資生產業裏忝祈神告佛打入福利門
頭忝如是則袈裟下多藏毒藥把諸相完具底活佛
沉埋向穢廁坑裏將來老僧頭破作七分如阿黎樹
枝也不足償其罪過卽今世事如麻空門路賒布裙
一截泥努出膝蓋子看這老和尚說什難說之恣復
擊禪牀曰今年桃李熟一顆值千金

上堂舉達觀穎和尚住聖因一日陞座曰諸方鈞又
曲餌又香奔奏猶如蜂抱王聖因這裏鈞又直餌又
無猶如水底捺葫蘆舉拄杖作釣竿勢曰深水取魚
長信命不曾將酒祭江神師曰尼山夫子世間聖人
猶自罕言利命穎老出世祖師乃爾怨天尤人尚得
謂之達觀哉靈岳今朝不圖翻局要見得失平懷良
久曰柳絮隨風自西自東本無定恣遇緣卽宗取得

魚來還自放羞憑鉤餌立奇功

建侍者母氏三十周年請上堂僧問佛法二字總不敢問着祇如臘月三十日到來如何打算師曰好問人前恁麼問僧曰不意和尚見到這裏師曰老僧有口也難開僧曰今日可謂小出大遇師曰且待別時來僧問既狀黃檗佛沏無多因什臨濟不肯得少爲足垂老更思一頓師曰上人慣自生鐵團上尋縫僧曰真個那師曰老僧爭肯虛空罇裡釘橛僧曰和尚大似不知語未竟師便喝僧亦喝師曰學語僧問香嚴道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如何是子師便喝如何是

母師曰正覓起處不得作麼生啐師曰哀哀作麼生啄師曰舊日事不須提起僧無語師曰老僧患聾聞黎患啞乃舉臨濟大師曰你一念心疑被地礙你一念心愛被水溺你一念心瞋被火燒你一念心喜被風飄師曰據老僧看來大師正欠悟在學道人真到不疑之地自謂腳踏實地豈非地礙縱饒恩愛全消如欄腰裏眼睛乾不盡豈非水溺驢踐馬踏刀斫斧砍木石泥土相似覓瞋心如芥子許不可得祇這不可得底無明忒煞豈非火燒意識盡時自謂消息盡也豈非風飄果真達得四大如夢如幻隨處解脫疑

心愛心瞋心喜心總是你屋裡真佛顯現底心光把得便用卽是殺人刀活人劔一任人間天上縱橫自在應物無拘隨緣得妙一人如此衆多亦朕生者如此死者亦朕今生父母多劫父母盡達煩惱結使如空無所依向這裏還歇去得麼你若又引將大師道一念心歇處喚作菩提樹喝一喝曰和根截倒

契侍者請上堂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後來我演祖拈曰若以世諦觀之曹山合喫二十棒若以祖道觀之白雲合喫二十棒師曰老大祖師這回救不得也道樞

綿密智域困深底曹山好以世諦責之前來二十棒自領出太朕曹山老漢亦不無大智人前三尺暗若於出世未出世觀佛爭能截斷情塵裂開見網要得類中混跡炭裡藏身猶未在何況青天轟霹靂陸地起波濤遠之遠矣今日設有問靈岳佛未出世時如何道不曾貶剝諸方出世後如何道一任諸方貶剝若更以世諦祖道論量七十二棒且輕恕一百五十難放君

弟子祝本圓莊嚴先慈請上堂僧問一不得有二不得無新年頭佛汾作麼生商量師曰空裡忙忙書

字僧曰還諦當也未師曰是真草是隸篆僧曰謾某甲一人卽得師喝曰從不謾人僧作禮曰分明舉似師曰切不得作永字八汰僧問見得滿地黃金何妨卽此用離此用明知通身錦綉因什觸不得背不得師曰且讀本文僧曰陳年底拈過一邊斬新底再請垂範師曰莫尋註脚僧作禮曰某甲且自領話師曰身上著衣方免寒口中說食終難飽僧問一冬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未審湖南草作何顏色師曰昨日開闢闢僧曰大有人疑著師曰今朝靜悄悄僧曰何妨細而詳之師曰果是俊快衲僧定不回頭轉腦僧曰

不是某甲幾被惑亂師曰大唐國裏老婆禪一等與君注破了僧問大眾也如是某甲也如是和尚作麼生師曰直得天雨芬陀華僧曰還著得這一句也無師曰試看玉階長瑤草僧隨顧左右曰今日看破這老漢師曰一年一度春風來僧一喝師曰大地何人眼不開乃曰一年一度春風來大地何人眼不開空裏忙忙書記字青山拍掌歎奇哉且讀本文莫尋註脚身上著衣方免寒口中說食終難飽昨日開闢闢今朝靜悄悄天雨芬陀華玉階長瑤草子母各不相知事理依怙兼到卓拄杖曰大唐國裏老婆禪一等

與君注破了

祖侍者請上堂大覺溟長老出問若有欲知佛境界
當淨其意如虛空虛空來連架打某手不如脚還有
會話分也無師無語溟曰早知與麼悔不與麼鄴侍
者問某甲不問話和尚作麼生師亦無語鄴曰果狀
三寸甚密師仍無語鄴曰三十年後此語上碑在
乃曰古德道橫按鎚鉚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何
異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大似鳳縈金網擬趨霄
漢以何期汾陽無業禪師曰佛法在日用處在著衣
喫飯處在迎賓送客處屙矢撒尿處美則美矣未盡

善也著衣但著衣喫飯但喫飯佛之一字尚不喜聞
更起恣見展轉不堪況又道個舉心動念便不是了
也尋嘗向汝等諸人道舉心動念華雨四天逐惡隨
邪香飄塵刹貪欲瞋恚是植種德之本邪見煩惱是
嚴佛土之門擬心學佛學法便不是了也經中謂地
獄餓鬼畜生盲聾瘖瘂世智辨聰佛前佛後北俱盧
洲長壽天爲凡夫住事八難靈品道禪宗亦有八難
真佛真法真道三塗也不見一恣名爲北洲念念心
不間斷如長壽天權實照用是世智辨聰獨脫無依
乃諸根不具石火電光同佛前佛後所以楞伽曰斷

二根本名害父母諸使不現名害羅漢斷彼異相諸陰積聚和合名爲破僧斷彼七種意識身名爲惡心出佛身血以此行五無間業不墮無擇地獄今日祖侍者爲父圓慧居士三十周期特請老僧舉揚實際莊嚴報地不惜口業破盡從上家私汝等諸人倘能不斷無明直見真父不滅貪愛直見真母行於非道通達佛道則老僧箭不虛發其或尋逐古人言句心念一起不惟自被波旬撲倒和老僧一時打入鐵圍城也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二

嗣汾門人濟璣等編

住蘇州靈岳崇報寺語

松陵屠居士玄樞爲母屈太君壽請上堂喝一喝曰其用廣大寬廓無邊其文深其旨遠與凡聖爲依是衆沍之本其信之者窮盡沍性以之覺親慧命無涯以之自覺智源罕測啟悟勞生破諸塵妄無待漸趨薰習誠非小事不可輕心取於流轉復喝一喝曰倘善知時節吾今不再三

席恭人六十初度上堂金風一夜鏗鏘黃葉四山錦

繡滿目秋光爛不收莫釐全露浚身倒涵兩岸楓顏
搖蕩長空雁影遠天霜翠青無極震澤橫開笑口誦
來一道聰明咒唱作千秋白石歌但得圓通證無漏
不須石曰念摩訶曩謨佛陀曩謨達磨曩謨元和伏
願弟子玄信福隆壽廣子孫多普天知識長惺惺脫
卻籠頭卸角馱

快雪上堂以拂指庭中曰雪雪能使枯者榮穢者淨
烏者白缺者盈瘠者肥隱者顯熱中者不得不冷奔
馳者不得不歇險阻者不得不平濃艷者不得不澹
道渠一切處寂寥枯澹他卻莊嚴諸品道渠一切處

光明燦爛他卻文彩全無他能蓋覆一切一切蓋覆
渠不盡他能穿透千門萬戶千門萬戶牢籠渠不定
本非神通亦非浚爾道個夜月流輝澄潭絕影盡屬
比擬之詞何也不消轉句使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
猶是渠本有風光待到紅日出時不見一色始是半
提要知渠全提時節麼老僧三十年前在萬峰會裏
有一轉語舉似諸仁良久擊拂子一下曰溪澗豈能
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

靜與禪人爲母氏請上堂夫學般若菩薩無甚日旋
三昧斬朕將無始來火伴盡情交斷義絕他日山邊

水邊冷地撞著只是交肩過太管取十方世界一時銷殞設或兜三惹四不知不覺依舊走入他路裡萬劫無有出期更作意迴避伊又添上一個也約略喚什麼作火伴佛是恁是苦提涅槃是真如解脫是要斷絕他須還上流臨濟德山雲門潯仰是真下流現前那個和你是生冤家費這許多氣力生這許多計較顧左右曰老僧三十年不忍說到這裡今因檀越信心不覺肆口隨指口曰看牙齒在麼

襲祖憲退平川通濟弟子玄仁玄森玄淨等送入山請上堂僧問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指左右曰因

甚有這許多師搖首僧曰不可辜負來機師哂之乃曰自來不慣強差排今日無端閒著力若將佛恣當人情怨哉屈哉諸知識祇要你識取公底識取佳底百年三萬六千日日朝昏十二時身上著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難飽青山白雲落花芳草公底既不倚勢欺人住底爭肯無本可據不見三峰先師曰德山忤逆往哲臨濟輕薄來學兩個沒量大人病入膏肓不覺什風吹到三峰門裏知事分付緣左先左腳緣右先右腳仍前熟亂莫怪不輕發藥師乃呵呵大笑曰目前師僧盡出自三峰門裏定狀頭正尾正劈

面三拳且不問你連腮七掌還健脾麼良久擲拂子曰若要無事時歸衣鉢下坐

海虞光聚大德請上堂觀色卽空成大智而不住生死諸方共聞觀空卽色成大悲而不住涅槃靈品不狀兩片頑皮包個舌一雙耳門藏兩竅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有什曠發羣動越絕孤應闢天人深域振今古洪謨而不視同爛本心之藥斬法身之斧拈起拄杖曰這一隊漆桶莫怪連卓三卓下座

吳興弟子靈資請上堂適纔鼓聲急忙忙一點一點

鑽入你等耳門裏老僧急忙忙一步一步趕上來擬爲你拔出竭盡伎倆下手不得須你等自作添莫待貫髓入腦便救不得也你若計窮力盡老僧只得將錯就錯鼓聲無能入之心耳門無所入之跡心跡既無彼此何礙無礙真宗居谷盈谷處坑滿坑無底籃盛他不漏黃金索鎖他不住取殊裁於妙手照用齊彰不稽度於往哲理事兼到豎窮三際橫徧十方塵沙諸佛天下祖師盡在裡許頭出頭沒通方之士自不怪我言無一定老僧尋嘗見掌鉢孟向香積世界無出身之路底挑日月於拄杖頭上有眼如盲底總

不與之計較者乃捧腹曰祇得這副肚皮寬更有容得老僧底下座禮他三拜

宣州青林明虛律師率諸弟子請上堂僧纔出師便喝僧擬進語師又喝良久乃曰持寶奉君君不識令人空憶老南泉要得遠離衆緣豈止千年一遇教中道一切障礙卽究竟覺不是大作家爭得橫身不怕侵泥水離凡聖底嵩山安國師用凡聖底南岳讓和尚終日牽無絲傀儡當得勞而無功麼老僧這鋪功德成就多少時也逗漏遺蹤實無走路難免被他捉著直須千言無一中脚下到長安復喝一喝曰徧乾

坤動天地底是什麼驢漢

能仁光長老三周忌辰門人徧顙備仁請上堂世尊三昧迦葉不知老僧得知四十九年說底是沒心肝話行底是沒心肝事度若干沒心肝底人以譌傳譌直至今日十字路口深山角落據高位享厚供那一個是有心肝底流到食腐爛衣糞掃還道是他白毫相中光明非他底連聲弗也是他底滿口善哉如是之人不待見之者心生輕慢聞之亦當嘔吐若是老僧三昧總不曾謾昧諸人三十年來說底在諸人耳裡行底在諸人眼裡所度底人諸人盡知盡見老僧

兩道眉稜如劒戟討甚白毫相光照顧兒孫非我底
增我意氣是我底長我慚惶深山角落他也不曾孤
負我十字路口我卻不曾孤負他據高位享厚供是
他底祿衣糞掃食腐爛是他底福誚譌任他誚譌顛
倒由我顛倒大衆這兩段公案什麼人判得良久曰
有也有第二子同光號辨菴住靈石能仁兩刹三年
前此日說偈坐化今其脚下兒苦要老僧說幾句殘
言剩語反討得這椿沒頭腦底官事要渠定當少間
聞三下鼓諸人靜聽

上堂佛沘不是小事夫說沘者須是六種成就第一

安立成就第二目前成就第三自己成就第四智智
成就第五本末成就第六平等成就六種圓具沘沘
歸宗一種有齡言言昧旨上根利智自朕一六互收
淺學初機切忌循途守轍卓拄杖下座

上堂夫臨機轉握共有八門定亂致平難拘一沘或
奇正之縱橫或陰陽之紛錯九天九地一死一生擒
賊擒王射人射馬所以決勝要在臨時神符貴於轉
換門門有路步步通途過量英雄不煩指點自能排
身直入其或不狀靈岳爲汝打開八門拈起拄杖曰
第一剎那該攝門第二主賓成立門第三當機生沘

門第四子奪自在門第五輸機善用門第六全提正
令門第七諸根普攝門第八太平無象門卓拄杖曰
這是那一門衆罔措遂下座旋風打散歸方丈
謂雲敏聞二上人請上堂腰軟背酸難立久纔近繩
牀瞋睡來面前大好山脚下俊衲子一齊攢簇着如
逼債相似抖盡肚裡零星究竟收拾不下再三無計
可施略與諸人評議一不得截生死流二不得踞祖
佛位三不得互分賓主四不得馳騁問會五不得曲
順機宜六不得平懷嘗實豈不聞纖芥不留猶是交
爭之添拈拄杖卓一下曰漢家雖有三章約爭似靈

岳六不容

靈瑞符道者請上堂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一步
緊似一步僧曰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工夫各自
忙僧曰設遇虎狼師子憑誰相救師曰也只是個自
已僧曰有個自己難免炤管師曰伶俐也乃曰三峰
老和尚若在聞山僧與麼提唱通州做得來底布靴
和毳襪底一齊頓下三十年叅禪到此一些氣息也
無當年末後句子無人提得也休休山僧仔細思量
我此門中爭好胡亂教壞人家男女良久曰古今盡
道說禪難沾著些兒心膽寒若是本等赤金體傾入

紅爐一任看喝一喝下座

中游後堂五十生辰請上堂八萬四千深沔門無問
平坦骨什崎嶇只要挿得脚入釋迦老子和身放倒
有什十方虛空而不一時銷殞朕後在天同天在人
同人更不須拖鎗帶甲披蓆把盃元豐條紹興令有
智若聞則能信解其或幽旨既融玄機未泯雖有萬
德千身輪足無智疑悔則爲永失爭如長松下白雲
鄉吟鳥啼猿盡道場隨分水草地久天長

江陰蓮道人壽日請上堂汝等繞四天下行脚盡謂
我求心且道心是何物老僧於無數量中略露些文

彩心是日處空照有無定跡心是月光涵寶鏡清高
絕心是星運斗旋箕稟曜靈與麼昨朝則有今日則
無也不朕心是雨花木普滋含笑蕊心是風錦繡山
川披拂中心是雲舒卷乾坤越樣新心是雷發蟄一
聲幽谷開汝等這回還識心麼直饒量取河沙笑他
過太未來現在無有窮盡臨濟先祖又道真正學道
人念念心不間斷噓噓心之一字刁刁莫辨魚魯難
分便下座

弟子重荷請上堂赤肉團上一物盡道西天儘有此
土全無未必朕也焚香擇火昨夜蹤跡不著開單展

鉢今朝迴避無從始信近日叢林吐出來底是墊狐
涎非師子乳一衆聞我道未免驚疑此輩不獨堪悲
亦且堪笑驢鞍轡若是阿爺下領因什一切人坐在
骨臀底輕重罔辨香臭弗知春山亂青春水漾碧寥
寥天地歎望何極良久左右顧視曰具超方眼者自
當憐我開眼造罪合眼受災肯同兒戲敲香几下座
大悲道場開啟弟子玄信請上堂夫宗師唱道不屑
以智遣智肯以智遣惑事不獲已向道六門虛靜萬
恣咸如狀非心月孤圓爭見神珠炳煥臨濟大師道
但能純一不襍雖十地滿心求你蹤跡了不可得所

以天龍歡喜地神捧足十方諸佛無不稱歎老漢過
矣現前一衆那個不是金毛師子等閒一言半句誰
道不是大悲心無礙大陀羅尼神妙章句惟諸大德
抖擻精神豁開胸懷豈止除滅千災成就萬德正所
謂識取摩訶般若光萬古悠悠是今日喝一喝下座
淨居庵主宗本斷七上堂雲門大師上堂曰劃斷卽
不可大衆甚好言語固不可以一朝風月昧卻萬古
長空又豈可以萬古長空不明一朝風月掩勝潛奇
黑漆桶裡黃金色祇爲一人斟酌皮髓遂致後代較
量親疎因而凡聖岐分悟迷派列奔馳七趣汨沒四

流欲期挿脚曹源豈止隔洋子江在果具把定世界
函蓋乾坤眼目觀淨居菴主八月二十消息如掌中
物無有絲毫錯誤其或未相委悉敲禪牀三下曰老
僧表而出之來無三言兩語公時一笑而已不明向
上個竅生死那得由你靠拄杖下座

大悲道場圓滿洞庭席文興居士伯仲爲母夫人玄
信請上堂高聲曰大悲菩薩在什麼處良久曰不欲
得商量諸和尚子各各欠少個什麼雖狀莫謂如今
說底便是纔有個是早有個不是大悲菩薩豈有兩
個近日諸方不是坐定你便是走作你二六時中折

旋俯仰思衣念食種種禪慮是從大悲心中流出是
不從大悲心中流出靈岳直下老婆心與諸仁個圓
滿著喝一喝曰此老古錐心不負人

若拙法師請上堂喝一喝曰山河大地由茲建立三
昧六通由茲發現隱顯無殊明暗不昧近日多見諸
方說心說性遂致喪家失計往來莫辨開遮勿靈故
學道者如恒河沙見道者難得一二豈不聞剋已求
真修行大錯直須褊衫不蓋體赤脚踏倒崇報門把
主人翁曳下曲条床落脊棒打不歇手朕後老僧合
十指爪而說言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

日

癸卯正月四日上堂三日前有一男子來前申問新年頭佛法諸方競鑄金石之言各垂山嶽之訓此間作麼生老僧叱曰合取狗口記得尚書度支員外郎明覺禪師塏銘有曰噫蠢愚背本源一念異生二根從上相傳心印看看掃地盡也老僧旣不能爲他扶起剎竿又肯隨邪逐惡而今不比前兩年也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困來真是困心憤憤口悱悱要得老僧佛法流通只恐不能矣

東山燈明道人八十壽請上堂喝一喝曰上來講讚

殊因非知方俊眼出格上機舉一明三並同邊淺欲求大寶莫局時代製辭申頌惟仁善聽湖光翡翠青洞庭春草綠中有百尺松枝枝垂屈曲映日拔雲霄從風憂金玉周憚小數術難將歲月卜

雪竇和尚計至上堂嗚呼哀哉泐門不幸人從西園來卻得南廣信報道我泐叔杏山老人遽爾歸真不信不信這老子人天眼目泐苑權衡聆其警咳永出四流承其指揮高步三界誰不蒙恩誰不仰德忽狀日月沉輝乾坤失色不信不信嗚呼哀哉人亡絃絕知希守嘿三緘其口正是時也莫逆於心何可忘

乎大衆道乎情乎情牽生死道絕太來道非嘗道情
豈嘗情嗚呼哀哉恣門不幸掩面哀哀曰不信不信
三峰築菴志省觀請上堂有個人家兒子其父覽而
神之無心心心合妙有口口口道火一切臨時建立
從不逐旋包裹拈起拄杖曰而今風和日麗直教天
下人一時成佛成祖阿誰出來敢道個不可卓一卓
下座

鹽官行輝請上堂舉真淨和尚曰此個事教不得學
不得傳不得須是當人自悟始得師曰我不肖這老
子春風靄朕春水蕩朕春山儼朕是誰不朕

弟子玄信六十生辰水陸大會圓滿請上堂僧問祝
融峰畔萬年松枝枝撐著月東山水上行因什向北
斗裏橫身師曰稀逢難遇正在此時僧曰老漢慣自
虛空裏煇彩師曰錦上鋪花別資一問僧曰是伊報
恩有分師曰三千八百未是佳頭在良久乃曰若有
欲識佛境界當淨其意如虛空遠離妄想及諸取令
心所向皆無礙靈岳道若論佛境界那一處不徧開
眼也著合眼也著舉足也是下足也是一切障礙卽
究竟覺窒礙不是佛境界地獄天堂皆爲淨土惡道
不是佛境界得念失念無非解脫妄想不是佛境界

成汭破汭皆名涅槃謗毀不是佛境界智慧愚癡均爲般若分別不是佛境界無明真如無有二理襍染不是佛境界若信得及虚空本自廓爾佛性從來湛狀風動雲披駿發天真妙用凡情聖智全提本分雄機揭杲日於天中幽潛蒙曜扇真風於劫外枯槁回春榮不萎之心花花聯影奏無生之梵曲曲曲離情灑甘露則一味無餘需慈霖則三根等潤能使岳居穴處皆依智炤神光水泛空飛咸入義天性海嚴戒定之室築福德之基有感斯通無求不遂非關異術豈假他緣祇在一汭界中雖欲迴避時直是無迴

避處故曰應眼時若千日萬象不能逃影質凡夫只是未曾觀何得自輕而退屈又曰貪欲卽是道瞋恚亦復狀於此三事中有無量佛道拈拂子擊一下曰這便是一條入佛境界底通天大路果若脚跟得力便請平步丹霄隨寓而安無往不適正恁麼時且道還有向上事也無更垂一偈作個註脚水陸齋筵已告圓如空福德利無邊斗克佛座量難盡歷劫長存般若緣

射州卑牧謙請上堂僧問吞盡三世佛底人爲什開口不得師曰我若開口又道暴露已長僧曰照破四

天下底人爲什合眼不得師曰我便不開口也得麼
僧曰前頭著後頭著師曰籠心者隔乃曰好鋪功德
被人問著莫謂空卻籠緣便照見一切長短方圓而
今與你門路不自欺不欺人個是靈岳山裡佛法也
東林和尚曰世間名利閒榮辱雲雨紛紛手翻覆悲
歌相繼不堪論棒頭無眼黃梁熟個些話作道理卒
難會方來兄弟幾曾體得謹白謹白要得光陰不虛
度亟問取他家脚下人

晚叅舉趙州和尚上堂曰兄弟但改往修來若不改
大有著你處在師曰西天人事至此老輕薄盡也含

齒戴髮巍巍堂堂說恁語話捋靈岳面光咄也大有
著你處在一僧出師曰趙州合著在什處僧曰別處
著伊不得師曰不改往修來底聲僧曰不可著在別
處師曰但改往修來也大有著你處在便下座

上堂僧問曹溪鏡裡纖塵不立因什眼裡有睛底打
鼓看來猶不見師曰甚不肯你此問僧曰爲什如此
師曰依狀走入識情裡也僧曰若不上來焉知端的
師曰猶未得決狀僧問一日打眠三五度也消不得
許多閒口除喫飯合作什麼師曰且放冷著僧曰不
可教伊上壁空也師曰裏斯自家裁斷僧曰近日諸

方錯怪人師曰可當得禪道麼乃曰老僧看定諸人了也還知麼良久復曰知之一字也不易言知之一字衆妙之先鋒知之一字凡惑之帷幄洗脚處用巧不得著草鞋時安排不得朝陽戶口夜月堦前不可總爲諸人注脚春杳秋來三百年拄杖至今猶靠壁早叅上堂舉智門綱宗歌曰昆明池裡失卻劒曲江池內撈得鋸齧齧齧且過時莽莽鹵鹵河沙數糶竭節曳露布伶仃衲僧通一路師曰夫出家沙門不行異路乞食自活取那一路衆會不契乃卓拄杖曰可惜這一路

小師越祖範銅寫師像供慈受閣請上堂空山中得似人者而喜好段語話要且難構善說無生泐底道只是生銅鑄就聖從何來靈從何起若打從大爐鑄裡鎔盡氣質決不坐著這個見地此椰子一軀不慕諸聖不重已靈讚譽勿喜殘毀勿瞋眼攝一切而影不畱耳透一切而聲不染爲他是佛模子裡祖模子裡脫出故諸象繁興那伽嘗定饒你在面前作多色伎倆渠不見不聞無盡諸方聞得未免笑靈岳兩口無一舌咄管保老兄未徹在

吳江弟子定洪密珠請上堂儂家自有同風事千里

蒼茫卻肯伊天地河海風雲草木虫鳥人物月之大
小歲之餘聞古人道無知者無所不知無所不到起
心解會則便隔也今日與你約斷一件事若要忝離
泥水活人眼目舉唱激揚喝一喝曰細看前話

早叅上堂果是個解事師僧不待靈岳到你面前橫
豎已知老漢鋪張佛意祖意在這裡多少時也你道
我與諸方差幾尺地一曰近日此話大有商量一曰
放待冷來看一曰闔國咸知一曰我不可作靈岳弟
子不得一曰某甲叅堂太也一曰打鼓普請看一曰
某甲不敢造次一曰直不藏曲師乃起身曰一總是

開眼尿牀

晚叅謹白叅玄人光陰莫虛度如此老所說天下宗
師盡是喫飯漢子衆中有高過石頭底試請下語一
曰不料和尚問到這裡一曰上來下太總不徒朕一
曰端爲流通一曰別有商量師曰到南廣回來一齊
定當

弟子元信大藏圓滿請上堂古德道一大藏教是個
之字三峰老和尚道一大藏教是個日字山僧道一
大藏教是個席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之字下薦得
生來造化承斯力貴胤天狀世莫羣日字下薦得一

句當天出蓋纏縱橫妙展無私炤席字下薦得覲面
千殊一體平水上東山青不盡諸人擬取那一字宗
乘露布建立由人若非事理圓融能免觸途成滯當
此之際須明古人血脈有隨自意語有隨他意語有
隨自他意語一等出世尊宿個個道鼻孔吒沙睂毛
卓朔纔據祖令總須茫狀勝事將成九仞山僧肯惜
一簣喝一喝卓拄杖下座

晚叅舉雲峰悅和尚一日謂僧曰汝問訊了一邊立
地是什麼道理師曰未必善因而招惡果復曰靈岳
今問大衆汝等禮拜了兩行立地是什麼道理一曰

某甲若說道理遭人怪笑一曰也不較多一曰不可
兒戲一曰肯以小緣妨於大事一曰是上古風規是
今時樞要一曰不得作佛法商量一曰端爲流通一
曰衲子難謾師乃曰眼目洞狀是誰不狀更擬踏步
落花滿前

平川弟子王本讓請上堂靈岳三昧最省力舉起一
念事事畢高來低去盡奇祥屈伸進退咸饒益臨濟
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逐妄所生不能自在老僧
指出底可與祖佛爲師信及底肯走到人天路裡我
於一切處而無所行他拘我不得曩謨觀世音菩薩

曩謨大慈悲菩薩心主采集不是佛智多矯詐不是道何況執著文字限量良久曰你且聽忒好

弟子靈秀請上堂良久曰大眾總集也聽老僧說話又良久微笑曰任你江南江北各自有禪各自有道吾不喜聞三十年前在萬峰刷印寮見兄弟都道纔有是非紛狀失心不圖他能讓千桀之國簞食豆羹便見於色肚裏忖量道何必及踏著安隱一片地從夜半子到人定亥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方省古人道舉一則語教汝直下承當早是撒矢向汝頭上也喝一喝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

爲報佛恩

弟子靈善靈玉請上堂古德道不信菩提涅槃是則解空第一喝一喝曰丹鳳自騰霄漢公寒鴉猶噪夕陽西從上諸聖浩浩商量都要傍省事徑捷一路走直至如今計較未成多少倚長松臨綠水感恩無地大事本來平等反作多種奇能役役趁過光陰大眾流言止於智者二時開單展鉢逐日屙矢送尿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今人棄如土

月朗大德請上堂曹溪一路大不淨坑自古自今掘了一丈又一丈何時得息浪停波更有一項左手把

水如光與鬼倒掛瞳人顛覆肝肺據實理論而今方
來兄弟能有幾人譬智觀薄機衡斥逐正法眼抹斷
涅槃心視無相實相如瘡疣洩勃老僧今日不圖分
雪三十年後人間天上一回撞著高聲曰豈其狀乎
早叅舉趙州示衆曰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
不度水真佛屋裡坐師曰智有邪正道無淨染擎拳
豎指瞬目揚眉是美精魂鬼總不與麼快便將來如
何是屋裡真佛一曰莫要潑水麼一曰不錯祇對
和尚一曰心不負人面無慙色一曰痛領一問一曰
口是禍門一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一曰某甲無侍

者祇對和尚一曰不可口似鼻孔也一曰動則風生
師曰市食齋僧不見好

晚叅古人道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師曰滿目溪
山一帶烟空便休何用攢眉一曰病入膏肓一曰深
懷恐懼一曰肯掛唇齒一曰是伊救不得也一曰深
領師良久曰看見了也便下座

早叅自點胸曰此老子一生口硬慣說硬禪也無他
只是做禪和子時不輕易喫人家三個胡桃兩塊錫
而今禪和子能有幾人插花不入昔僧問雲居如何
是道中人對曰如死人手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對曰

如死人眼這兩語到我臨濟家濟得什麼邊事不解
自持曰刃斷其命根每日說千說萬總未契得木上
座在多見時流妄作主宰請個古人爲你證驗有能
與佛祖作得生對頭底出來道兩語看僧出師問如
何是道中人僧曰雪深三尺道中人相見時如何僧
曰特地一場愁又僧出對前問曰獨掌不浪鳴對後
問曰兩掌鳴咽咽一僧曰脚跟不點地次曰把手上
高山一僧曰舌挂上齶次曰絕倒旁觀一僧曰待問
卽對次曰蓋膽毛一莖兩莖還遮覆得麼衆僧競出
叩曳拄杖下座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三

嗣汾門人濟璣等編

住蘇州靈岳崇報寺語

上堂喝一喝曰前聖所知轉相傳授能滅億劫倒想
成就無量慧身離此章句別有商量水牯牛欄裡又
添一頭靈岳不獲已且作死馬醫將知你一生行脚
只是泥裡撼椿看人喫飯一恣若有毘盧墮在凡夫
萬恣若無普賢失其境界你道街頭巷尾敲鐵磬沿
門念高王經底親見妙覺也無灼狀諦當得其樂不
可量打笑不下最苦莫過此也復喝一喝旋顧左右

曰洞山古佛道得好成佛作祖越此不得不得伊何要你消磨

松陵陸懋之居士求嗣請上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一朝親自得來是真獅子兒何怕不大起家聲驀拈拄杖曰不見釋迦小厮纔出母胎便手指天地目顧四方曰天上下惟我獨尊當爾之時如珪如璋誰敢相著所以道一人得之則位齊諸聖一人失之仍是凡夫人雖不殊得失遼遠古德真切之言誠堪信受隨卓一卓曰務求必得而後已

晚叅舉思益梵天問佛世尊何謂菩薩名爲有慙佛

言知見內恣何謂菩薩名爲有媿佛言捨於外恣何謂名爲菩薩徧行佛言淨治身口意業師喝一喝曰慙愧釋迦老子不顧亂卻天下人眼何不與伊本領今日設問靈品何謂菩薩名爲有慙對道裁衫錯卻領何謂菩薩名爲有媿對道把針失卻線何謂名爲菩薩徧行對道衲僧破草鞋又道五戒不持大眾提將鉢囊千里萬里行脚莫待閻羅老子徵你飯錢狀後搜刮腸肚上來山僧共釋迦老子各出隻手爲你分取一半且如何得知見內恣如何得捨於外恣何恣能淨治身口意業衆會不契乃曰指望灑灑地爲

宗門中出口氣如斯爭得能構歸方丈侍者問如何得知見內汾師曰不食空王俸如何得捨於外汾師曰何假雁傳書何汾能淨治身口意業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

知殿慧圓請上堂位天地育萬物聖人之道可謂大矣也只好向無佛處稱尊若撞到宗師面前尚費手脚不狀禪和家三千五千一萬里地盤水陟嶺難道總爲一羹一飴老僧不是抑人揚己祇爲不甘你一衆負屈你輩盡道慣自於古佛出頭不得處鐵石崩崖霜弓劈翦我且問你諸佛如來說一切衆生身中

具有三大體大相大用大較他聖人之道孰大良久曰李將軍有嘉聲在不得封侯也是閒

荆溪周居士請上堂驀拈拄杖曰祖師不曾西來各有一片田地以時作息誰敢差之毫釐既來東土卓一下曰中心樹子屬我也謬之千里何所不宜雖狀如是白雲橫谷口迷卻幾人源所以道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現前諸人有能於祖師命脈上眼目人天試請道一句助喜青池居士圓滿報恩功德良久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通州幻住聞長老遣門人音圓徹省覲請上堂如今

直下信道老僧不能替你作活計須是各自解作活計始得而今還自解作得活計也未且返思自解作活計底人在見今見古見屋見樹處見在行不見行坐不見坐處見又作麼生說個見底道理有人問你又作麼生道先和尚嘗時說得好如今悟得底向前逃時在什麼處如今正逃也悟從什麼處得來恁麼說話罕有人說得山僧嘗時道佛法是個省力易會法門今人甚看得難了祇如僧問趙州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州曰洗鉢盂太其僧言下省悟趙州是自解作活計人家兒

子開口動舌全不費力逃時底人還喫粥還洗鉢盂麼個個喫粥個個洗鉢盂逃悟如何分若分不得趙州未開兩片皮這僧因什不悟纔說個喫粥洗鉢盂這僧便悟太佛汰無迷悟無來太平生所作所爲總是這個活計解作底人三毒四倒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二十五有無不是活計自不解作活計則菩提涅槃真如解脫盡是死路僧問岳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好岳頭便道是誰起滅老僧在萬峯槽廠豈止喫過七棒八棒一朝低頭登時看破他自解作活計底也不是自解破家散宅底也不是畢竟如何擲下

拂子左右顧視曰還要注脚

佛誕上堂道大不有功成不居作無所作爲無所爲善哉釋迦老子當年一出母胎得聞此語或不至莽莽鹵鹵開這張乳臭口遭他跛足雲門驀頭一頓今日老僧若不說明諸方依怙放渠不過大衆添無成相生殺由人近來巧唇薄舌克路塞巷試請爲二老定案良久曰古人道得好你若肯我我卽辜負你你若不肯我我卽不辜負你

雲間錢太君爲令嗣寶汾求功名請上堂毘盧頂上人識者旣少舉者尤難也別無奇妙我見世間之人

隨情起解情解方起名相是興咫尺之間常樂法身而作無明幻相爭知他本自無表無裡不欠不剩風雷咳唾烟霞塵垢呼吸萬靈叱咤羣品皆其嘗分禪和家聞知是說呵呵大笑道我會也我會也念茲在茲安樂長壽老僧更助汝喜良久擊拂子一下曰好上大人還會麼他家有兒孫在頂天立地通人愛小叅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巍巍乎誰不承恩誰不仰德纖毫違犯身命殞亡蓋謂不輔非忠不順非孝爾等其善體悉

早叅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有大智人以三要印

當頭印定是他家親子親孫何愁不眠枯腸斷苟非
骨血靈牀前一分爭得應時及節隨擱口曰鬼話便
下座

晚叅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在天天中尊在人人
中尊少他一下食者難消

建大悲道場秀州世益禪人請上堂實際理地撥轉
天關良哉觀音快逢其便經律論三藏五乘十二分
喝一喝曰我所得智慧微妙最第一叅玄上士味道
高人何不直下打開自己寶藏運出神通光明共靈
岳老子對個平交成辦現前佛事枉被識情安排工

夫造作過忝諸佛現在諸佛未來諸佛各與三十已
自領出汝等諸人幸早各爲之計

南濠弟子張雲升爲母六十壽辰請小叅驀卓拄杖
一下曰西天人事盡情交割了也可笑臨濟洞山各
得聖人之一體便乃高豎三玄橫張五位天下之不
見大全也久矣老僧今日復還舊觀不圖炫耀已靈
祇期仁人孝子各各曉了本生父母原自諸相完具
旋顧左右曰且道以何爲驗良久復卓拄杖曰面目
現在

早叅實謂此事如王字不加點乃呵呵大笑曰加一

點又成什事此一點體非大小位列高卑加之上位
指揮萬象不逐四時著之偏位祇恐不是是真大奇
爲君旣不易爲臣良獨難鹽梅不是生知功勲非關
夙具大凡學道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復呵呵大笑
曰撲在散粟位中餒得來赤凍紅地無有出期
侍者山庵請上堂舉明覺曰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
時人不知處過在祖師乃曰山高水深豈盡人力使
之時人伎倆往往多於祖師夫爲祖師者又常常平
地遭撲雖人皆得而賤之何所不宜時人不知處又
歸過於祖師拘直爲曲使之正令不行豈能服其心

哉雪竇當皇宋中葉正宗鼎盛無丈夫氣槩乃爾靈
岳幸無偏照剛有不明敢問祖師不到處時人知有
個什麼良久曰共相着力底試人前露爪牙看
早叅舉風穴問真園頭會昌沙汰時護汰善神什處
公也真曰常在闌闌中要且無人見穴曰汝徹也妙
喜曰風穴徹也未師曰風穴道底是第一句你若會
公是第二句妙喜道底是第二句你若會公是第三
句真公道底是第三句你若會公是第一句臨濟若
在必狀道誰知吾正恣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老僧
笑道卻做得靈岳半個兒孫掌有神珠曰晝示人已

無遺餘大家看見自信父子領諸檀越遠擎香飯餉
我山衆依汰料揀是第幾句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先聖道汰性海中親認得現
前人人都在汰性海中且道認得個什麼噓常恨言
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傾盡百年心

弟子靈簡靈楷靈冶請早叅舉五祖和尚上堂曰庭
開金菊宿根生來雁新聞一兩聲昨夜七峰牽老興
千思萬想到天明師曰演祖天下宗師據此亦不足
天下之望出家沙門作佛弟子含齒戴髮巍巍堂
行盡水雲脚求悟本來心待其未踏船舷痛與三

十庶幾不忝門墻乃作許閒言冷語銜耀已靈耻他
先作直饒說汰者無有能說可說聽汰者無有能聽
可聽出得離間語落在和合語裡要稱臨濟下尊宿
且聽靈岳處分隨喝兩喝曰冷地忽朕覷破笑殺無
數旁觀

晚叅舉撫州龍濟和尚問僧什處來曰翠岳濟曰翠

岳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

迦師注曰二不成雙濟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濟

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什麼師注曰一不成雙僧於言下有

省師注曰好與乃曰二老宿頭白齒豁不指望出兩

勞脊便棒

轉壯觀宗門緊緊抱着佛脚一步不敢動據此何能入魔靈岳今日要與二老爲師教渠竿頭更進直道出門逢馬面入門見牛頭問話師僧暴得人身豈遂甘心必朕冷笑道金毛跳入埜狐窟也隨撫掌三下早叅舉僧問首山如何是截徑一路山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師曰老漢耄矣登危陟險繞棘攀荆爭得徑截靈岳卻有一條截徑路頭快便師僧速請進步一僧鹵莽衝出師痛打一頓趁之復就座良久回視一匝衆無對乃曰土曠人稀便下座

晚叅道吾真禪師孤硬具大知見與楊岐會和尚俱

有重名當時慈明會中先數二大士爲龍象狀開泐皆遠方小剎衆纔二十餘輩諸方來者必勘驗之往往望崖而退甚多或問真如何是佛會曰洞庭無蓋寂音尊者頌曰洞庭無蓋凍殺汾身趙州貪食牙齒生津異哉檐雪旣愛真公會話又愛尊者頌語遂不顧惜舉止之醜惡效顰頌曰洞庭無蓋托出汾身吞吐不下空自嚙津又曰洞庭無蓋走卻汾身東西南北苦殺問津二頌公尊者遠矣有小洞庭者拈四句使寂音檐雪不自知其首之俯幸哉座下競頌師復別曰洞庭無蓋上載下載杜撰禪和多見未

早叅舉僧問元叟端公如何是實頭一句端曰刀斫不入師曰非也老僧今日要與元叟相見叅玄上士撥草瞻風動踰千里萬里祇圖個入路若據高論辛辛苦苦盡是美虛實頭一句如何道良久曰將屎塊驀口嚥好恠我沒道理

晚叅舉僧問趙州世界變爲黑穴未審此個落在何路州曰不占僧曰不占是什麼人州曰田庫奴師曰田庫奴當此之際救你頭是救你脚是燒香禱告觀音忞良久曰觀音觀音可奈何

小叅曠大劫來覓不得底出息不涉衆緣入息不居

陰界禪和家長連牀上客春開眼半晌聽不着晚粥柳氣急殺人三十年來辛苦事觸磕何曾不遇緣

晚叅月首座問佛祖不能到處敢問和尚師曰三千條罪莫大於不孝曰狀則小子領命矣師曰也知勢不容不下也曰何必痛而後伏師噓噓良久乃曰今世道人多溺文義不務大道人類相乖尚能刺足於佛祖永明不曰若但隨文義所解只是陰識依通當逆順境時還成滯礙老僧痛心諸人其有過量乎喝一喝下座

晚叅年窮歲逼大小事都有個結笑我也要清楚你

你也要清楚我一僧出師打曰一併清楚與你僧擬伸問師連打曰更欠少你什麼趁出

晚叅古之人有截人脚跟者有換人眼珠者有吞人匙箸者有拈人鼻孔者總非善泐靈品且不狀盡乾坤將來如唾星點只要你喫喫得下了又要你吐得出而今且先說喫僧纔出師驀面唾僧將進師曰不得喫我吐下底

楚潼泉俞昭汾長老省覲早叅請上堂僧問一人知有道不得一人道得不知有那個在偏那個在正師曰若此者非老僧所能知也僧曰好一轉可惜引人

語路師曰人各有知有不知僧曰和尚還知面門一突是他通氣處麼師曰子欲我強不知以爲知乎僧曰倒是某甲罪過師曰非也僧問百種多知不如無求最第一也因什又向大庾嶺上以網取之師曰其言則狀僧曰旣無依執云何名傳師曰汝意謂何如僧曰還塞得他口住麼師曰古之人則不如是說僧曰原來共某甲說道理師便喝乃曰老僧之意諸人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三十年辛辛苦苦只圖幾正知正見之人布之四方使三峯道泐有傳人則盡在見聞章章之道如之何喝一喝曰在人

師到三峯祖庭浚子樂庵志主席率大眾請陸座僧
出問師皆默然乃曰此片地長如許長濶如許濶我
老和尚於此得道養行道我兄弟子侄子侄之子
於此得道養行道摧頽老子特地又作個什向當
良久曰天地覆載日月照臨物以曲成情忘向背斷
斷靡他尚與大振於後來喝一喝下座

晚叅理無相狀事有形段一報身中善善惡惡如何
得事事順理一曰嫌什麼一曰還容某甲杜撰麼一
曰一切總由和尚一曰只宜拄杖子一曰洎合打破
茶州一曰家醜不可外揚一曰巢知風穴知雨師曰

但念觀音

病起早叅見到古人見不到處底禪和我有兩問問
你用過古人用未到處底禪和我有一問問你乃問
老病尋常發龍鍾無較時如何首座曰近日荊州玉
泉請和尚師曰始見望朝又已念日西堂曰有手不
彈指師曰無限世間心問雨歇農方作天空蟬盡鳴
時如何首座曰堆藍堂中坐臥亦不惡師曰或若當
此一問靈岳門下將何如西堂曰往往如斯師曰圖
他力盡問臨濟德山不足標榜信得及麼首座曰和
尚行時某甲腰包師曰將作奇特商量西堂曰某甲

經了多少寒暑師曰故山歸路笑羊腸

晚叅老漢不肯亂塞人口明取自己明取目前底交馳天下總之賞他個熱不係師沘祖佛句子道來一曰近日諸方大有商量一曰某甲不敢妄生節目一曰也曾他家簷下過來一曰專爲流通一曰今古罕聞一曰恐不愜和尚意乃顧侍者曰寡不敵衆打退鼓

晚叅老僧崇禎二年到萬峰見老和尚有兩句話往來於懷三十六寒暑怕爛卻今晚舉一過上上人不撥自轉下下人千撥不轉衆無對乃曰兩肩扛一口

枉續牟尼子孫後

早叅平旦寅狂機內有道人身喝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沘輪老漢難道定要與這不是人養底打對有沘得菩提道實大可畏你等既不問老僧而今老僧要問你正聽經時禪在什處正叅禪時經在什處代前曰展脚縮脚代後曰合眼開眼

孤峰長夏命關

黎論沘華助顯

千華沘侄守緣和尚請上堂僧問一字根要是何之說師曰將謂俊偉之機曰依依對看師曰能爲來者之益曰果爾殊特師曰無以當意曰得盡之也師曰

收僧問上來置個問端和尚定有以會之師曰早已
備悉來意曰便恁下去也師曰實爲希有曰其一有
所當乎師曰家裡人說家裏話曰也要大家知師曰
珍重乃曰反覆丁寧輸誠苦口是南泉睦州大機之
用我濟上之所秘也今遇大方事難久韞隨仰手覆
手曰過太如是如是現在如是如是未來如是如是
得親故用親行到故說到有時威行雷電有時靜穆
淵澄皆不計較而得良久左右顧曰有當高懷也無
便下座

虎丘回上堂僧纔出師以拂子截住曰我不汝欺乃
舉雲門和尚一日行次以拄杖打露柱一下曰什麼
處來自曰西天來復曰來這裡作什麼自曰說佛法
乃喝曰欺我唐土人又以拄杖打一下便行師曰捉
住捉住浙西路裡清水白米與你喫了亦是一種善
知識底事撞到露柱也扯葛藤一上莫是欺他外國
來麼誰信你老僧昨夜從虎丘到靈岳有問侍者和
尚來作什麼者曰說佛法諸兄弟若道有佛法可說
是欺靈岳大眾若道無佛法可說又孤負他遠來檀
越這裡道得個平展句子老僧分半院與伊爲檀那
植福靠拄杖下座

喻岸二侍者丐盛川回請上堂我宗無語句不是無語祇是無祖佛語無人天語亦無自語一味應機發語昨日有僧問盡大地是學人一坐具地佛出世也侵他毫釐不得擬著和尚向什處老僧道生平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爲一期僧曰還得觸處自由麼老僧道如方木逗圓孔中僧曰始得無過老僧道多少聲訛大眾未識者識取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隣過此二者是爲真過上來個道真言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若不挈其綱領百年能幾許走殺亂山青朕今日兩侍者請說恣當用何等語良久曰鉢盂安柄新翻樣牛上騎牛笑殺人

上堂拈拄杖卓一下曰妙用自通不依傍物冥會至理非見聞緣但有語句數量盡屬恣塵盡同諸漏祖師門下春非我春秋非我秋夏非我夏冬非我冬伶俐衲子隊隊盡入僧堂裡喫飯那個不曾提將鉢袋千山萬水親覲尊宿知識來幾人於筭盤珠上撥得著聖僧年庚月令子平局上若不具有正官正印爭能一坐千年永臻祿養這裡看徹嘗住真心待山前麥熟特磨麪作頭須彌山樣餠餅拉取東西南北坐曲糸水底同共一筵大相讚頌良久顧大眾曰不得

道靈岳慣說長遠話

瑞岳若長老省覲請上堂本色住山人將臨濟隨身
七事銘作柄鐙頭開得一畝田種得一籬粟百年三
萬六千朝沐日浴月總無虛棄底時節祇麼不信更
向外求須知向外無添內亦不可得直下歇卻便是
清淨身界心肝五臟頭目髓腦未嘗屬與別人汝諸
仁還有眼麼有則便合乘時識取拈起拄杖曰卽此
物非他物從上傳持無少別打雨敲風只等閒卓一
下曰何惜今朝重漏洩

誕日上堂今朝二月初八正是山僧五十七年前撞

出母胎底時節其紀年萬曆其歷三十有三其歲乙
巳其月巳卯其日壬子其時癸卯只這現成本命元
辰錦繡雲霞也絢爛他一點不著晦冥雷雨也掩覆
他一毫不得直饒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
參東方發紅炤底在周天三百六十度上打一個轉
天千地支不曾移易弟子聖堅向依雪峯故事服瘁
叢林鉢積寸累捐以營供適當諸山畢集名宿滿前
特求山僧乘此良辰舉揚汾要山僧料揀微軀祇有
清淨本命可以上對佛祖可以下示後昆可以無愧
高賢可以率先來學一時和盤托出了也若是佛法

且待別時

一如禪人領弟子靈昇靈受請上堂四來諸禪和三千五千一萬里地披風吸露捱他冷月赤日只爲不大肯於諸方只爲不肯小視自己要決擇萬劫千生事故攢簇高山頂上希逢難遇正在此時出來對衆弄一解果狀言如雷火始見宗乘不墜叢林有人莫憚靈岳格致錯愕旋生退縮有麼如無老僧理葛藤公也喝一喝曰我教你歇你不歇教莫著忙你著忙可惜娘生兩板脚空向闍浮走一場

梵因副寺首七上堂古人謂無眼耳者是得力小師

老僧三十年來畜得頗頗一個中途忽遇卒風暴雨打失了拈起拄杖曰一向拖拖曳曳撐撐拄拄全靠渠而今貧恨一身多并渠亦不要還有用得著底一任領公衆無對師曰全副送在你屋裡不解使令此後莫妄想

密因雍染請上堂各請停思思而知是鬼家活計智不到處衝口道出如炬破冥如霆發榮如簪浮雲如斧枯木如師子王獨步衆會如寶鐘杵羣聵震動開化剛强如草覆地寤寤疑昧如日中天隨喝一喝曰宗門旨要爲當抵恁麼別更有奇特乃起立曰第一

願願剃度沙彌作止無礙第二願願現前叅衆動靜
光明第三願響便下座

侍者粹益爲同事子木越請上堂僧出請益師不顧
良久乃曰亭亭霜後竹落落鏡中絲俛仰乾坤小誰
堪話所悲一衆還知古今坐曲条木者麼盡是無狀
足貪夫可憐達磨這廝十萬里程從天竺來祇帶得
隨身兩脚人人盡指望受他人事開個舖面販茶底
讚茶香賣餅底誇餅熱三斤麻一疋布竹札木屑盡
情擔出人前尋個出脫甚至乾矢橛和兜率陀天底
一秤賣卻猶不自滿志割空裡春山剪意中秋水高

擡聲價不圖你燒旃檀沉乳作七代先靈供養反要
他提水掣漿洗甚驢脚馬脚有個血性漢子眼不忍
見耳不忍聞寧甘打入異類不與同中國一公三七
日杳無消息現前大衆俱有半面之識試爲我喚轉
看衆佇思猛擊案曰缺七種相底不是

別峰三關大師七十初度遣弟子設齋請上堂喝一
喝曰若是開口便吞佛祖底決不嫌齒牙礙塞未生
前已生後豈有兩副面嘴零分細剖供人點染杖頭
明月頂門具眼方窺筌下清風胸次無塵始覺用時
似雷翻瓦行處如火銷冰菩提涅槃一筆勾下閒田

舊閣吐唾羸來於險惡爲橋梁不惜度驢度馬於昏
黑爲燈燭從教鑑地輝天花簇簇錦簇簇一本同條
聯葩並馥耳順故觀音入理之門從心處普賢歸源
之府黃金奕葉劫前香碧玉廻環言外旨山僧今日
慶讚因齋期於此老別峰相見拈拄杖曰看看要識
趙州庭柏樣直須連夜長新枝卓一卓下座

惺悅禪人領琴川眾檀越請上堂僧問若人識得心
大地無寸土卽今大地已無寸土且道心在什麼處師
曰三代以上底不是僧曰幾人說到這裡師曰又來
錯品題僧曰直得寒毛卓豎師曰依朕打入骨董箱

裡僧曰日上月下總不徒朕師曰轉見諸譌乃曰有
一物傳古圖中收不得宣和印記打不着縱有個慣
說大話底自言我是威音王已前領過勘合來稊好
信一半唐虞三代秦漢六朝蚩尤饗餐翡翠朱砂也
總是模糊品題何故聾篆文無口欵識不靈從來骨
董箱原是諸譌窠窟除是實情大方賞鑑家不消揣
按自朕分曉卽今衆中還有恁般人麼喝一喝曰試
請定價

師到當湖化城院主是公領諸檀護請上堂僧問卽
言定旨不敢上來過化存神願垂方便師曰破夏謀

食可是好僧僧曰敢爲流通師曰令我攢眉僧曰大衆一時記取師曰也是徒朕僧問湖波逗日玄沙眼孔撩天竹擊清風香巖耳門著地兩段不同試請料揀師曰事非草草僧曰已出白汗底徒煩指注師曰汝又奚爲僧曰未明下載底如何甄辨師曰千里萬里僧曰可謂入石之言師打曰也是不得已也乃曰宗師命脈久遠來在汝諸人赤肉團邊設驗人關施活人句幽鳥語如黃柳垂金線長緇緇素素滿眼滿耳不立文字高賢爭肯多求妨於至道喝一喝曰今日老僧把汝手上高山大行濶步又在識淞者自驗

戒珠道人領檀越靈智請上堂僧問仰山道盡大地人業識茫茫某甲道盡大地人心光湛湛還是仰山道底是某甲道底是師曰你但將手向鼻上揩看僧曰和尚過爲巧說師曰不可流入意地僧作禮曰曩謨觀世音比丘某甲從今張口只雷取喫飯也僧問向上一路寸草不生腳頭只顧步步登高底還知草鞋跟斷麼師曰當年六祖在大庾嶺頭與明上座說什麼話來僧曰與麼道卽易相續也大難師曰古德誠切之言實大可聽僧曰而今而後師曰休將玄妙掛心頭僧問無底籃盛將來底大家知有佛祖說不

到處願請提綱師曰莫被他識情驅使僧曰實謂罕
稀師曰現今種種念慮交割下落也未僧曰千古萬
古師曰一朝踏著實地歡喜不了也僧曰驗取師曰
讓第二位話行僧問觀音入理之門聞鼓聲橫趨而
去超佛越祖之談因什胡餅塞來猶不住師曰末沱
比丘僧曰而今祇恐不狀師曰但得心平等高低路
坦夷僧作禮曰謝和尚師曰老僧肉戰問東海騰波
南山疊翠大家聞見分明因什問着口吃師曰老僧
替你不得僧曰有恁麼心行師曰他日也須自得太
僧擬進語師曰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乃曰不消

開口道福壽總從心現前諸菩薩助我轉添輪摩訶
衍深復深絕憎愛一古今須知五色燈光青所成三
昧性海名身身但除其青莫除塵堂堂大丈夫不
用佛扶不用祖扶肯道挾帶夾路通宗通途親切最
親切鉢盂或瓦或鐵一日兩度周旋祇要肚飽卽歇

南岳_繼起和尚語錄卷之四

嗣汾門人濟璣等編

住蘇州靈岳崇報寺語

月朗大德請上堂虎豹文章篋來西天儘有麒麟頭
角難道東土全無篋籜木杓處處堆山積嶽錢貫井
索頭頭焯地輝天拈來蓋色騎聲放公風行草偃聊
聞舉著已瞥地剔起便行何俊哉若何意根下妄自
穿鑿豈但分疎不下直是擡身不起一年又一年一
月又一月拖到彌勒下生也未得成辦時節有句誠
諦之言惟在諸人料揀擲拂子曰自是不歸歸便得

五湖烟景有誰爭

雲間弟子靈耀薦嚴大拙居士大悲懺期告圓請上
堂乃顧視左右曰觀世音菩薩先進於禮樂後進於
禮樂草木爲之稽首土石因而放光一朝摩竭魚鱉
透清淨寶目須彌山壓倒母陀羅臂三十二應十四
無畏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有個漢子揚眉
魚龍得游泳之方瞬目鬼神無行走之路摧折刁山
徧圓心源如此湛寂今日若不證據後來如何趨進
乃合掌曰現在可驗

上堂奇恠諸方老宿盡道善能切磋朕則靈岳門下
直是好笑禪和子是木頭是土塊就使是木頭土塊
穿鑿將來還解語麼苦哉汝等禪和深受屈抑我此
時若不說個快自指口曰枉生這兩片皮也諸德如
今泛其波者甚多窮其源者極少總道宗師家本分
爲人劈面兩掌有什麼過饒你見機而變其間有得
有不得拈起拄杖曰毒藥醍醐千載龜鑑卓一下曰
我與麼及你漆桶敢道不得爲天下宗匠

淵侍者請上堂僧問百尺竿頭進一步方知海濶天
寬萬人叢裡奪高標祇要手親眼辨威音那畔卽不

問昨日說不到底略通消息師曰出草之談卽不與麼僧曰原來師曰若要重話老僧與汝洗脚也不中僧曰豈敢造次師指鼻曰你擬安著他向什處僧曰直得退身有分師曰得恁沒下落僧問佛沘要妙不在多言因什今朝三明朝四滾滾無碑記師曰見解偏枯底過一邊僧曰幾人得似和尚師曰恐有妨礙麼僧曰出草之談卽不與麼師曰與你飯喫底人還具眼麼僧便喝師曰罪過良久拈起拄杖曰這一個那一個一一被你俱勘破卓一下曰而今誰肯放你過玄素不殊宮商同度色色正觀聲聲天鼓截耳避

聰閉眸佯瞽依朕混沌沌帝江之舞爭知雕心鑄髓鏤肝鑄腑將謂尖新番同莽鹵不假音容直還太古狀後可以壓量佛祖連卓兩卓下座

浴佛日化士有隣領海虞弟子金本長請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趙州曰無五祖演和尚道也勝猫兒十萬倍師曰昨有問老僧佛還有狗子性也無曰有演和尚若在又不知下得個什麼語可惜在今天下罕有美大旗手底尊宿帶累老僧下此苦心佛若無有狗性爭肯離兜率降闍浮狗子若有佛性那得證涅槃成正覺古今佛沘人祇知狗之爲

患不知佛之爲患大矣哉所以無災無難活到百廿三歲底老古錐有竈門大兩隻耳朶不喜聞他一字設有個漢子出來道靈岳靈岳老僧不待打二十棒卽時貶向鐵圍山裡何故聲他決定與佛有一分情面隨顧左右曰有不平底及早說衆寂嘿狀師大笑曰且喜天下太平

當日秋佩大德領郡城弟子本容本珍請上堂佛之盛德難盡讚揚晨朝如是如是而今如是如是如是之汰親從佛聞依文解義作三世冤違離一字墮於魔說近來江南兩浙河北關西盡道心是根汰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垢盡除光始現心汰雙忘性卽真與麼會貶向崖州多虛不如少實千語終歸一當要使汰界有情同悟如來無上喝一喝曰誰信黃河源頭濁六十八傳盡作惡

深棲寒松請上堂達磨傳來角印老僧連日粥飯頭不了事不易提掇果朕慧珠奮彩心月飛光底漢子不待放下柴擔早已迴出六塵之境直造一相之門今時學人多分出家不肯入家若入得家隨他拈起塊土敢道不是祖宗家業好處便認惡處卽不認是疑梅檀林中有穢草爭能不嗅餘香苟了根源終非

他物隨其色相一鏡傳輝喝一喝曰露

行修道人請上堂先師嘗說個譬喻近代禪師大似鄉里小兒其父一日携至郭中小兒一向空腹見城門口點心舖裡有落籠饅頭趁熱捉住兩個滿口塞其父劈手奪曰莫忙遲遲到主人家更有好過此者連數幾色青州柿餅棗子胡桃甜底甜香底香小兒死不放手其父數不住口大眾胡桃棗子世間極平常物事不曾見慣尚自信不及況珍奇百怪遠方異品而今叅學人久久用工忽於冷地裡悟得個自己便覺飽齁齁不見有天不見有地不見有人不見有

自諸佛出來他也只道是光頭百姓又有一種於聲色邊悟得個目前便覺硬糾糾見琉璃瓶打破琉璃瓶見十丈珊瑚打碎十丈珊瑚達磨出世他也只道是洗脚奴子大眾悟有我者不復認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此兩種人大法不明悟見未銷金剛眼睛衲僧巴鼻諦當甚諦當敢保未徹在不見百丈未經耳聾馬祖訶道雖有兩片皮爲人不得雲峯和尚判一棒打殺釋迦老子餵狗底雲門還道祇有定亂之謀且無出身之路諸方禪師要望前兩種能有幾人更說什末後全提豈非對飢人而誇王饍先師是個大

富長者動便揮金如土靈岳是個小本經紀一向借路徑過驀出兩拳曰且趁熱喫個饅頭

弟子理輪爲令師清泰大德植般若因請上堂僧問八萬四千波羅蜜門一時踏倒從上諸聖什處去也師曰老僧百不會僧曰和尚天下宗匠因什討他頭腦不著師曰爭似闍黎能幹僧曰真個師曰若更抑逼將來只得放倒渾身僧曰和尚也著甚緊某甲也著甚緊師曰且讓第二位說看僧問清風匝地愛日方長未審犀牛兒生也未師曰三十年來曾不將涕唾與人喫僧曰莫有好使用底麼師曰聞說諸方儘

多僧曰若朕徒費老力師曰也只看得僧一喝師晒之僧問未打鼓前落二落三某甲上來落七落八和尚老老大大爲什隨人脚跟轉師曰聞所未聞僧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師曰肯說一半與老僧麼僧曰且不得作佛恣道理商量師曰謹領僧領第二位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又僧問三登授子九上洞山則不問鰲山店上一句作麼生道師曰壯僧曰今日與師覲面師曰莫僧作禮師曰依朕錯乃曰今日也相似七出入沒溫恭儒雅向來盡道須知有聲色外一段事果朕總是這個時節受用信施如洪爐上著片

雪愁他消不得若效近時死老奴慣坐曲朶木牀上
教習後生小秃丁接涕唾嚼說鹹說淡有滋味沒滋
味空披衲衣何益爭知道德山用底是釘尸骸底概
子臨濟用底是散魂魄底業風曹洞恣眼扭捏娘生
鼻孔痛不徹爲山大仰差排阿爺下領拍不上三門
在露柱頭上朝行三千轉暮走八百回只是沒計較
老僧不惜念則古頌爲伊指南拍手一下曰聽取雲
門聳削白雲低浪急游魚不敢棲入戶早知來見解
何勞更舉轆中泥

開化堂主請上堂擔佛著肩上行不是力量漢子上

來下太爭得通塗通轍著衣喫飯局矢放尿喚作徧
行三昧惟其不守住聲聞不隨於劫數故福智二嚴
一念畢備如鏡無象所以萬象森然不見道正恣不
從佛聞引經說喻分別前塵似向別人屋裡數更籌
忙忙達旦灼狀日午打三更阿誰肯信古者有言學
道先須識得自已宗旨方可臨機不失其宜問大衆
如何是自已宗旨乃輪掌曰日值壬子最吉祥開公
五十請陞堂鉢盂大小皆充滿匙上挑來粒粒香
玉峰弟子玄緯薦嚴夫子輪生居士請上堂春風如
刀春雨如膏衲衣下事坐久成勞獨有無位真人不

畏泥塗滑滑繞徧天涯了無蹤跡收得劫初鈴子輕
輕一振動雲雷卓出水上紅旗眨眼中飛閃電迅
機同鶻不可羅籠了義非言如何捉摸驀豎拂子曰
譬彼名花萬種惟采優曇大寶千般先求如意自朕
到處稱尊隨方受用若待跋涉化城方升寶所正有
商量擲拂子曰飲光冷眼自開合良馬豈用珊瑚鞭
二月十九日弟子本德領金陸二居士請上堂早來
報鐘一聲觀世音菩薩抖擻屎腸爲汝得徹困不甘
作辜恩負德者各出一分老僧領袖卓拄杖三下曰
山中心事朴實菩薩莫怪

禪人有隣惺悅人憲領常熟衆居士請上堂凡有咨
問一例打退乃就座拈起拄杖曰老漢若一向拖泥
帶水慣了汝輩有朝拈得把用得老漢性命也不
可保卓一下曰自古先輩披這張皮不是希圖到處
覓取一口飯喫祇要後生小阿師不被他世界搖動
試請返觀只是一個父母更有何物將軍不上便橋
勇士徒勞挂甲古今日月依舊山河師子兒善能哮
吼龍馬駒自朕蹕跳

住蘇州堯封寶雲寺語

到寺上堂顧視左右曰這裡不得說臨濟主賓雲門

事理瀉仰父子曹洞君臣何以忝眼家裏祇言一切
現成老漢爭肯將無作有教你修禪習觀改斷變常
起寺造塔鑄像印經終日傍家走蓋老漢未離鄉土
街頭市尾早已看破諸方有大名稱尊宿確知萬峰
深處有個無面目頑賴老子天下人咬嚼他不上所
以不避拳踢不顧性命入他槽廠遭他毒箭直得從
頂至踵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都是毒氣你
若沾著些子眼底便不見有老漢何處更有他三世
諸佛歷代祖師惟不知有故堪與祖佛爲師稍或受
他言句蘊在意識下也太險復顧左右喝一喝下座

副寺道祥請上堂喝一喝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
道斯爲美諸方知識不知青松白石是山家之顏色
紫陌紅塵滅道人之威光矢口罵人古儀安在生滅
橫起薄俗可憎臨濟德嶠耻其死拙之不肖洞山瀉
仰冷笑歪倒所從來堯封不能拋擲岳阿混於沙石
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大用未必天真喜怒何曾
過量看他從上統領三界號召四生底聖人一個個
啟悟勞生破盡塵妄可憐實是可憐慚惶端的慚惶
其成果何爲哉今者圓頂方袍之士孰非希聖希賢
成佛成祖相習舉枉錯直背是證非如是展轉流傳

將來有何所益堯封記得一隻古頌特舉似諸仁
棒喝齊施古佛宗三玄三要絕狐蹤白雲消散青山
在明月蘆花對蓼紅惟願仁者從始至末盡善盡美
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上堂他人住處我不住臭烟蓬煇紅燄熾狀他人行
處我不行坑坎堆阜高下不平不是與人難共住彼
此不著便大都緇素要分明增一毫不得減一毫不
得遂顧左右曰且道什麼年中有此一人他本生父
母什麼處居住欲識其父先觀其子若識得他家兒
子盡大地草木叢林一時成等正覺若識得他家父

母虛空世界一時成等正覺出沒三界如日處空流
轉六趣似雲掇壑眼睛裡放光現瑞耳門裏出聖入
賢不捨十惡業不墮五陰身那來煩惱障可除涅槃
心可證毀禁可憎持戒可敬如如何上沒可安排更
說什三句外會取六句外省公有何交涉雖狀理則
如是事又不狀難道今日大德薦嚴二人便與麼撥
無因果凡也無聖也無修也無證也無天堂也無地
獄也無三乘十地五果四向一切總無不見道一處
有滯自救難爲觸處皆通方名導師畢竟這些子藥
頭在什麼處喝一喝曰從上幸有恁般體格如何略

不著些眼腦看

出山上堂太陽羞與螢光並魚目敢同明月流出入
烟霞輪老象等閒水草不如牛卓拄杖曰且逐東風
吹大埜漫言四海一時收

到郡城裴居士時萬請對靈小叅具徹汰之慧眼始
見生老病死如空中鳥跡得離念之明智方知生住
異滅似水底魚蹤睹色聞聲了無過咎若欲拂除宿
障修復本明何異置簾太虛掃清花影苟不穿鑿異
端直下逢緣不借取信於已自朕契文殊妙智宛是
初心入普賢行門並無別體且道卽今當薦姚孺人

一靈安在驀豎拂子曰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
對蓼紅

上堂淮南北浙東西走兩轉來便見是隔年隔歲寒
雲散盡遠郊和氣纔生枯枿擬作寶雲境話未免錯
了時節當下卽領深旨知是幾生辛苦強項後生都
笑老漢話欄咄要敵生死還同霄壤

上堂閉卻僧堂門荒卻祖翁田雖狀未當全提庶幾
稱自本懷倘或四月五月黃梅雨連下不斷柴沒得
燒米沒得煮不容你怨天尤人如何過活咄小家子
沒肚量不堪共語

上堂舉僧問首山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山曰看看冬到來僧曰畢竟如何山曰卽便春風至師曰有問堯封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曰有一丈還你十尺有半觔還你八兩設問畢竟如何但道銀是十成錢是足百

上堂粥後打鐘知是堂頭陞座只麼散去不道你不是一員慣常使沒意智一著子底倘遇著個舌覆金錢語帶玄而無路者橫該抹將來更買三二十綱草鞋行脚何以故不傷物義一句不容易道

上堂山河大地同一舌萬象森羅同一音千差萬別

同一質世出世間同一心聖凡善惡同一機日月星辰同一照驀拈拄杖打地曰木頭土塊又何嘗不是同一用卽今有同氣相求者麼良久曰百鳥不來樓閣閉祇聞夜雨滴芭蕉

上堂僧問醯醢齏人謂我惡是是非非我謂人莫除卻是非人我了因什庭前柏子夢不醒師曰聞之悚然曰般若餘力師曰老大不契曰白雲風卷虛空濶師曰出氣不得直是苦曰根本恣中畱不住師曰空王佛焚燈佛曰帶累殺人師曰大雨方歸屋裡坐乃曰拈椎豎拂不恠諸方瞬目揚眉常笑自己上上

根人了心如幻中下之流識性難空一時吹取入門
來吽吽劒閣路險夜行人多近來膽大心寬

上堂舉首山示衆曰諸子漫波波過卻幾恒河觀音
指彌勒文殊不奈何師曰烏蠻藥箭中者立死無脫
理非三十步不發不能及遠也今觀首山施用大略
近是堯封從中助一籌得麼喝一喝曰費半他人而
功必倍之

上堂所謂參學人豈偶狀哉不知其所重不在鼓山
頭上雲成蓋不在石霜霜水清如鏡不在新豐洞裡
伸脚眠伶俐底試道看參學人所重在什麼處良久

曰爾現前禪和相顧而不肯出口是無特達之志也
有三患不可不知一患識短二患氣短第三患患其
無所料揀不狀何退休至此侍者纔出師曰患老僧
會你不得話那便下座

上堂喝一喝曰浩劫有窮斯文不泯彼石上栽花虛
空釘橛徒費心力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安能久
乎惜其皆不合乎古道也雖數數措置規畫未免過
計叢林自古號多雄傑所在賢俊肯畱意其大者復
喝曰慶快平生不止今日

上堂我宗門素不擇人而教你有兩隻眼擡起頭來

看老子可是當大事而獨斷底你有兩隻脚踏步向前來下一探竿試老子可是以細務責人底凡一言有當雖衆說不得以沮之尚無一人敢前其故何哉爲你不明古人所謂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透斯三者一切處如鏡對鏡其誰不能若還未信古頌證明乃曰莫於言上覓切忌意中尋疾談過風旨思量海岳沉僧出曰三千劍客獨許莊周師曰跳不出良醫之門曰聊且安置師曰更待看過曰學人乍入叢林師曰何不早說曰不敢便作叢林殃害師曰老僧汗流脊背

上堂堯封長老生緣廣陵三十餘年備員泐門懷有所見不敢不盡謹條三事如左一官人相訪不得非時引見一禪者來叅不得機鋒唐突一上堂請益不得褒詞獎譽炫耀已靈一僧出曰不敢不以實告若不反覆詰問難見胸懷師曰每次出衆見你破費煖煉曰泐門大計事難草草師便喝僧曰遂不與禪子接哉師曰非細故也曰天下幸甚師曰肯道爲益不小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四王擡不起曰面門上爭容得伊師曰趁向水牯隊裡曰甘麼師曰不

怕他苦死曰善知識如是乎師曰如是如是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飽叢林曰如何是恣師曰險路設橋梁曰如何是僧師曰常常獨坐妙高峰幾見洞庭青又黃僧曰會也師曰就地拾得黃金將來未必是寶僧問三尺杖子攪黃河則不問如何是和尚居山底事師曰絲髮諸訛迅風霹靂曰始從迎葉直至今日師曰到處踐踏嫌他勞苦曰冤哉師曰老僧住此山多年也乃拈起拄杖曰指天指地人不知放下曰青山白雲徒爾爲卓一卓曰四遠聞之盡大驚良久擲下拄杖曰終日跣足躡階行看看秋風漸老滿地盡黃

金喝一喝曰臨濟七百年掃不盡底傳到而今

上堂僧問雪點紅爐請師驗的師曰千行書不盡曰恐相孤負於人師曰臂長袖短手難申曰他時後日師曰割卻胸頭肉輸君手段強曰何必師曰不必曰爭奈何師哂之僧問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師曰眼睛似眉毛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又如何師曰舌是搗薑椎曰照破兩家心師曰未必是好心曰和尚聾師曰大街拾得金僧出曰莫怪某甲觸忤師曰牛老難得乳曰何得名播寰宇師曰三時雨滿河曰快快師曰冤冤曰能大肚皮師曰難保久

長僧擬議師連打兩棒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賺卻幾多人曰南屏嫡子太白真孫也師曰
兩頭盡脫空曰始終作主師曰驢漢不會休亂統乃
曰街頭巷尾不是闍黎轉身處結角羅紋難好賺你
著力親切一段事拈拄杖卓三下曰同道者方知
上堂僧問新歲將臨舊歲終歸何地師曰尋頭腦不
著曰和尚方便表示師曰來年來年曰打點迎新得
麼師曰鵲鳴不可便喜乃曰不論古話祇說目前若
果高下一顧萬類等觀許闍黎入得門也且道堂奧
中事又如何良久曰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堂舉南院因一僧纔入方丈便以手指曰敗也院
拈拄杖度與僧擬接院便打師曰我道僧問和尚曾
道什麼來師便打僧曰敗也師直打出復就座曰幾
乎敗也便下座

上堂闍羅老子來也你這隊漢沒恁也并老漢坐不
定也有什方法出來說一僧纔出師便打曰肯與你
說鬼話

上堂僧問慧珠何日奮彩師曰闍黎老不歇心曰敢
造一相之門希賜一行之旨師曰念子遠來放你三
十日不信道師打曰七十二下不爲多僧出顧左右

問曰楊岐和尚道一衆盡是古佛兩行師僧還甘麼
師曰好言語曰一齊散去時如何師曰好師僧曰待
某甲舉似諸方師打一併供出乃曰面皮厚三尺
出語誠不遜既許爲大衆說浚肯爲說第二義便拘
斷拄杖下座

上堂還有不報四恩三有者麼僧曰久嚮和尚師指
露柱曰他與老僧同叅曰叅什麼人師曰問取燈籠
僧作女人拜曰燈籠燈籠師打五下又僧出曰這僧
不解尊意師曰尊意如何曰某甲三十年前撞著大
蟲直得肉戰師曰老僧三十年後未必不肉戰僧舉

手作捏勢師亦打五下又僧出未及客問師亦打五
下乃舉雲門大師曰若問佛浚兩字東西南北七縱
八橫堯封則不狀若問佛浚兩字來者賞伊五下何
故聲若約入水之義不可記時記節便下座

上堂浚身喫浚身三乘十二分教那一時分收良久
曰閉口舉來全不是開口送出未見全來全不離皮
兩片浚身喫盡話方圓

上堂僧出曰語路分明在請尊着眼看師曰夜鳥掇
林曉卽飛曰紅白靈雲見未真師曰還踏玄沙舊路
尋曰蒼天蒼天師曰小失大怒曰風來水面盡文章

師曰郭象註南華曰分來按指沘莫訝不成音師打
曰萬水千山似鏡明乃曰風信饒他十月多洞庭吹
落千頭橘是事從來不久長殷勤報汝毋輕忽三十
三天拍帝鐘大家同念波羅蜜

上堂金字茶六百錢一斤一半奉他睦州尊宿一半
分供雪峰古佛歲時伏臘不愁郡縣不置禮虔祀今
日之舉一則私恩未報一則使今之學其道而背其
德者皆有愧恥而古道可以漸復於天下矣隨起身
曰春寒料峭伏惟沘身報身眼裏耳裡見聞不昧乃
若化身猪肉案頭茆坑蟲子橫三豎四七縱八橫一

切由他物物皆真現頭頭總不傷

上堂十丈長珊瑚高樹琉璃瓶雲在青天津狀變色
面赤何如語直報君知最可怪底是堂堂白日入春
來陡添幾十刻無舌人語多虛不如少實說取一丈
何如行取一尺天中天聖中聖一切輪與南無佛南
無佛纔到胸襟便着賊功德沘財一五一十盡歸烏
有先生之室咄咄緩緩曰展華嚴一帙看盡大地是
君家放身命處何事分他你我計他得失
上堂舉僧問汾陽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僧曰嘉州打
大象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僧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

學人親切處畲曰西河美師子乃曰若人會得已辨
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閒師曰不是
等閒汾州親見首山肯亂走他人墮坑落塹作薄福
業其所論情知不墮荒唐脚跟下到金剛水際宛轉
復宛轉還著得力也無善來文殊到卽不點盡大地
熇熇熇熇轉身向什處太有一句最親切咳嗽一聲
曰乃若高低皆應前後無差老僧今日將三要語盡
情說出且三玄作麼生辨良久曰他時鼻孔撩天切
忌辜負老僧便下座

上堂欲有所白恐論說不已具行脚眼者自不落將

息寮躲跟寶雲泉連賞兩甌禮無不畲速具威儀道
一句來良久代曰大意除實

一日曰大意除實不假流傳方便道中稍可推校不
詳年甲請通名良久代曰少時已能誦四韋陀典稍
長善天文地理悉通百家統術

一日曰大羅漢卽成聖道得六神通尋以大沕付之
明日寶雲院裏齋祖師那位先到代曰必除我慢

上堂僧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見底聞底是什麼
曰根塵相離又作麼生師曰難得闍黎曰如何是老
僧師曰今年五十四曰親見和尚師曰老僧與你不

是冤家僧出曰七珍八寶一時拿又如何師曰放下
手來看乃曰漫將聞見強針錐聖鳥凡禽一等飛鹿
鹿冗冗遭一跌胸中寶惜眼中灰

上堂師召僧某甲僧出曰來時無語去亦無聞師曰
莫落邪途又召僧某甲僧出師曰一物若不得什處
安名字曰徒生逼迫師曰何處少你一坐具地又召
僧某甲僧曰恐驚天上師曰愛惜皮毛僧低頭歸位
師顧衆曰良哉三人兮緊抱根頭意驀地事來臨難
討轉身計

上堂舉曹溪六祖問讓和尚什麼物與麼來讓曰說

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讓曰修證則不
無染汚卽不得祖曰卽此不染汚是諸佛之所護念
汝既如是吾亦如是師曰小心趙州宗門之賊念佛
一聲漱口三日堯峰老子大膽忒殺惡毒罵人恨不
得三句一口出乃有偈曰具區三萬頃難洗念佛聲
惡口罵人底剎剎現全身

上堂舉僧問馬大師如何是修道祖曰道不屬修若
言修得修成還壞卽同聲聞若言不修卽同凡夫師
曰城頭開船北風起帆輕直過南湖嘴上水歡呼下
水嗟龍王廟前淮燒紙良久乃嘆息曰今之以賤役

貴者朝釋迦夜彌陀驢年驢年夢見馬大師喝
一喝曳拄杖下座

晚叅看他真佛天生不以筋骨爲能的的真恣肯把
言鋒角勝所謂真道近不離於方寸遠則十萬八千
驀地撞著個漢道是第一句薦得底老僧打退鼓有
分又一人道第二句薦得且分半院與伊乃若第三
句下薦得者雖不好輕易相許又爭好埋沒得他何
故倘或一撥便轉未必勞而無功老僧祇恁麼未審
到臨濟大師分上又作個什麼良久曰吽吽特舍兒
切忌擔枷過狀

南岳繼起和尚語錄卷之五

嗣汾門人濟璣等編

住蘇州虎丘雲巖寺語

到寺上堂拈香曰此一瓣香天上天下獨尊世出世
間至貴麤向爐中煴伸供養始祖釋迦文佛大和尚
恭願

一人有慶慧命無疆萬國同風智嚴不昧此一瓣香
拈出則遍相恭敬收來則各自成家普同供養飲光
以下六十八世先祖大和尚伏願在筵尊達當世名
賢會衆德成一德晉天階爲道階此一瓣香說破則

頭上安頭不說恐相辜負今爲供養當山隆和尚暨歷代開泐祖師惟冀諸山尊宿遠近檀那闔院耆英新舊兩序精勤衛泐共報佛恩末上拈香曰此一瓣香黑漆盒子不曾打開鼻孔端正底人人願聞及乎落在這廝手裏誰敢把眼相著第十回焚向爐中單爲供養先淨慈堂上三峰老和尚以酬泐乳翠堂和尚白椎曰泐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隨聲喝住曰我意不欲與麼道個個英雄丈夫兒肯走人家熟路善劈生機者出來踣跳看是日聽衆雲湧乃曰垂老重新入關藍自添纏縛笑春蠶誰知身是浮雲片來

太隨風總信緣聞山僧與麼話豎點頭底有一半橫點頭底也有一半獨是可中亭點頭石不啻橫豎全歸肯諾何也只爲未受雕鐫元無滲漏色聲叢裡峭巍巍是渠不解隨人走復喝一喝結椎曰諦觀泐王泐泐王泐如是下座

次日諸護泐請上堂僧問打開青嶂大恢佛祖風規挨轉白雲鏟卻古今塗轍一衆上來請施泐印師曰老漢也不敢草草僧曰是真語是實語師曰你還知虎丘入院有十二種奇特麼僧曰一點也謾不得老漢師曰第一不得記持言句僧問我意不欲與麼和

尚還自信得及麼師曰搆得底自不如此僧曰正與
初心相應師曰從前草鞋錢什麼人償僧顧第二位
曰還聽得這老漢麼師曰遠走不如近匍匐僧曰謹
領慈旨乃曰天上無雙月光非私炤人間只一僧道
不虛行今朝舊店新開恰值中秋時分彈絲品竹人
籟共天籟齊聞梵唱清謳佛心與凡心並顯不勞揀
擇一串穿來擲向面前各人辨取擲拂子下座
謝本山耆舊大德上堂喝一喝曰瞋睡虎翻身也直
得風生大壑威鎮長林狐兔潛踪魑魅遁影擬向這
裡露個面目布個爪牙但可惜罕逢匹敵乃拈起拄

杖曰看看山僧今日入虎穴探虎子太也有大膽不
顧危亡底能一步一步趨一趨麼良久擲下拄杖曰要
得驚羣兼敵勝直須連夜化爲龍

廣陵余君啟居士請上堂老僧病不開堂日久無端
被人推上祖庭既做他脚下兒孫又爭肯畏刀避箭
舍已之田耘人之田不妨借君拍板門槌助我逢場
作戲天人攢簇處看破從上綱宗貴賤未形時識取
本來面目始信生公臺畔風月常存短簿祠前林巒
依舊更問佛沲因緣何似平添鉢柄卓拄杖下座
古月上座領山前眾檀越請上堂舉瀉山靈祐禪師

上堂曰老僧百年後向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
左脇下書五字曰瀉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瀉山
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瀉山僧畢竟喚作
什麼卽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
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
⑤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_初相拓
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師曰這
一隊漢各各得座披衣乃有如許心行眼見瀉山古
佛打人異類不肯援之以手只管畫影圖形及乎邈
抹將來全不相似若是虎丘老僧但喫檀越飯著檀

越衣百年之後決不作水牯牛令人道熟處難忘設
使翻轉面皮行於非道也只喫檀越飯著檀越衣終
不標名立字看他後生晚輩還敢圈圈點點也無隨
顧左右曰且道因什得與麼自在祇爲索頭不在別
人手裡

謝華山見和尚齋上堂僧問秋聲歷落闔閭冢上碧
蘿寒雁影參差短薄祠前黃葉亂金風吹玉管那個
是知音師曰人天衆前不欲造次僧曰恁麼則盡大
地昂頭側耳太也師曰虎丘不是泥徹底僧曰老老
大大不可雪上加霜師曰這回若不下手盡道其聖

不靈和聲便打僧纔出師便打僧曰作麼師又打僧
曰老大知識不解與人會話師直打下乃曰優波離
梵行最尊須菩提解空第一一個品中晏坐天雨四
華一個振錫昏衢地搖六震等閑撞著各剖襟懷一
曰心清淨是渡海浮囊一曰無所依是濟河寶筏生
泐師定中聞得進前致詞二尊所論其義甚深某甲
今日欲呈管見闡提有佛性闡提無佛性是教意否
山僧曰是狗子有佛性狗子無佛性是祖意否山僧
曰是泐師合掌讚言希有希有善哉善哉諸宗門戶
從此融通列祖淵源一時濬發自古至今未之有也

於是點頭石通身慶快踣跳上天揚聲高叫大道絕
同任向西東是禪是戒遇緣卽宗放出南山律虎趁
起臨濟大龍泐海汪洋從變化深心相與顯家風喝
一喝下座

闔山耆舊請上堂僧問和尚高據祖宗之座作麼生
行祖宗之令師拈起布毛吹一吹僧曰當初有此一
機也無師曰總記不起僧曰賴遇某甲師曰今日直
是感子不徹僧曰豈止今日又僧問不行心處路蹤
跡難尋不掛本來衣真嘗體露佛泐省要處請師一
籌師曰問訊了過一邊立地僧曰莫便是和尚相爲

處麼師曰你若不聽教詔莫怪老漢龕縫僧曰某甲爭敢師隨聲便喝乃舉法眼和尚問永明教中謂隔壁聞釵釧聲比丘破娼戒現前金銀合襍朱紫駢闐是破戒不破戒明曰好個入路後來琦楚石拈曰若真得個入路錦上鋪華不得個入路眼中著刺師曰依語生解卽落魔界衲僧家眼裏著得百千萬個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清淨汰眼這些子也著不得又從長計較致令踏佛腳跡漢子不解自尋個出路驀地拶著把從上牆壁一時推倒遭他東隣西舍你指我摘當時虎丘老僧若在見他父父子子狼狼籍

籍但與冷笑一聲或不致宗枝掃土還要問他楚石個漢金銀合襍朱紫駢闐是錦上鋪華不是錦上鋪華更自出出入入著刺眼中隨顧左右曰大眾豈是老僧頑賴不近人情若祇一味炫德掩疵希圖讚歎雖是善因未必不招惡果隨卓拄杖一下曰不信長連牀上疊足坐了仔細咬嚼看

梁溪倪霞章居士薦室請上堂彈指作天地發生之氣實情是佛祖之末伎咳唾抉含靈顛倒之心何足爲衲僧之能事但只把從前叢林學得底言語一總拈卻諦審今日茶飯是何滋味如是我聞要道有什

歷難獨有信受奉行一句子須是我與你葛藤拈起
拄杖曰看看金色光明雲青色光明雲一時虛空裏
紛紛紵紵不可道盡爲當薦亡靈而有此也恁麼則
成世諦增語汝等半生行脚肯自相辜負隨卓一卓
曰這裡點得頭下一時作禮而退

何太翁誕日諸道侶請上堂古釋迦今彌勒面上眉
毛一樣橫口邊鼻孔都來直終歲怱怱說度生等個
人來知何日伎倆做盡幾般般依怙大家赤骨力上
根利智眼對眼中下之機識莫識威音到今數百秋
西來大意底消息吳雲千頃冷光飛古槐三樹清風

集紫芝白石競談玄那更多方恣饒舌有一語藏不
得此日何吉祥天香散瑤席聖徵老居士今朝正七
十咄

晚叅問舍罷乃曰千頃冷雲描就無邊妙相一聲南
雁叫破不二圓宗人人口裏包個舌頭尋常撒玉拋
珠因什達磨老臊胡猪偷狗竊這點見解論年論月
向別人牙縫裏討今晚幸朕無事滿擬絮絮聒聒盡
情說向諸人常住油火艱難不能久坐莫恠

晚叅兼謝淡心居士舉永嘉大師曰江月炤松風吹
永夜清宵何所爲佛性戒珠心地印霧露雲霞體上

衣大瀉詰和尚道江月炤松風吹永夜清宵何所爲
牧童嶺上一聲笛驚起羣鴉遶樹飛師曰一人理上
著一人事上著若據本分推敲總負此清宵永夜虎
丘日來困於酌對事理兼忘既遇高賢不禁技癢有
個火柴頭話用借續貂江月炤松風吹永夜清宵何
所爲自汲澗泉煮雪乳愛閒踏月有誰來

覺如大德請上堂僧問水肅霜清風高木落無位真
人如何行履師曰放得過且讓這遭僧曰鼻孔裡一
轉何不祇對某甲師曰十分逼拶將來只得倩一轉
打發僧曰依舊依舊師打曰親證其事朕後知其義

良久乃曰自從撞到這箇門裏來口邊白醜旋積旋
銷人人都道多言不如少說我也知毘耶一嘿占盡
便宜爭奈一衆貪心未厭各各千里萬里打疊兩隻
耳朵來盛新鮮句語我若只念自己氣力劣弱全朕
不順人情你生生怨恨我在有極省心智個著一憑
將去用得著用不著我也管你不了你是人家爺孃
養底我也是人家爺孃養底難道煖肚皮也不留口
氣噓兩聲展手下座

至日上堂僧纔出師曰大冬第一朝問話不草草僧
曰今日領這話不得師曰賴遇老僧道過僧點胸曰

某甲聲師曰汝若知時節我今不再三僧一喝師打
曰這回卻住手不得也僧曰如斯爭奈何便歸衆乃
曰日來天氣寒冽一滴水便是一滴凍泐報化身不
可祇收攝在一處擁毳負暄固老僧樂事且道書雲
管筆又分付阿誰如我意者不妨各顯神通普使陽
回硬地花動枯枝從他有眼底一時看煞殊大快事
卓拄杖下座節後委諸頭首
次第分座故云
泉輝禪人領衆請上堂舉雲門和尚曰從上來事且
道是個什麼師呵呵大笑曰猶自斟酌從朝至暮橫
說豎說誰敢道個不字膈膈膊膊枯葉落尖尖曲曲

後夜月惺惺寂寂坐禪僧鬚鬚鬆鬆籠布衲佛亦不
作祖亦不屑肚裡一字不著畫絕伎倆罔規則腳頭
脚底熾狀說無間歇瞌睡虎鎮日耳熟睡不得咄
靈瑞符道者請上堂寂是泐王根動是泐王苗動寂
齊彰是泐王華動寂俱泐是泐王果拈起拄杖曰祇
這一株不屬動寂那辨根苗華開則世界馨香果熟
則光明燦爛現前還有識得生緣者麼卓一卓曰分
明說與無人會更向靈山問世尊

分衛上堂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想他古人倉裡有
糧故說得自在話若像我虎丘一食趕不上一食面

皮尚惜不得何況手脚驀展兩手曰老僧出手也要求福底快便將來倘或不自肯且俟第二番曳拄杖休去

薦嚴請上堂舉起拂子曰推倒這個非惟玉戶抽關升於堂而入乎室正如寶舟到岸獲大富而濟有餘理事全超自他兼利或彼或此豈不綽綽有餘裕哉無奈觀影反馳尋光失趣茫茫煙水無知已一點落梅悲故鄉虎丘有片婆心以苦言激發苦勝黃連以甜語勸掖則甜逾白蜜要渠自解生活方知上天入地總不在別人脚下現前一衆盡是其中人因什不了其中事何不與我放下皮囊解開五蘊看無量劫來主人公是何面嘴擲下拂子曰人間雖有千般樂爭似今朝一事無

通州宗錫胤道人請上堂南泉道盡大地是王老師檀越山僧道馬家八十四人中不合有這漢若是虎丘盡大地只消一人檀越有個漢子出來道三峰十二人中不合有你這漢山僧雖老拙要會這話有什難但汝等既是虎丘門裡共鑊喫飯底也合代出口氣報他檀越良久乃曰若約至理還是山僧自道較便叵奈舊病頓作連日舌頭硬如生鐵

解制甘露大師請上堂今朝上元日佛面添喜色笑
他諸禪和草鞋各收拾聚散固有時行止論損益省
親天倫情訊師端本立或者眼未開百城尋知識閱
歷煙水愁盡我行脚職江南春寒塞北秋熱智者於
中善揀別從來孤嶺拔天高肯把青蠅點壁白老倒
豐干性枯僻短髮垂垂雙手赤從今伸脚臥空山塞
竇不教羣籟入祇有松風也怕聽賣與人間消毒熱
丁寧眼底叅玄人出門浩浩非容易干劫沉淪不足
悲蒼茫岐路真堪惜繹絡車塵馬足間祖師滴盡傷
心血咄豈不聞天朕尊貴榮辱絕不信證取甘露滅

住秀州金粟廣慧寺語

師在靈岳受請上堂兼謝黃坡蔡子穀居士及本山
耆舊拈香畢居士出問三十年前迎老人進金粟也
是五月初六三十年後迎和尚住金粟也是五月初
六且道這個時節因緣爲復浚爾爲復天朕師曰我
不可作金粟弟子不得士曰與麼則密雲瀾布靈岳
頂漢月重圓金粟天師曰居士證明士曰也要兩堂
證明師據座乃曰鹽官三佛地金粟大禪林乃祖翁
開法之區實先師分座之所山僧今日旣降釋種須
紹門風問汝諸人諦審先宗是何標格驀拈拄杖曰

這裏得個入路西天此土草偃風行四聖六凡龍驤
豹變其靜也羣星拱北其動也萬派朝東攝支流吞
衆曜皆吾心之嘗分非有假於他術狀雖如是不藉
一人指南爭得令行吳越

到寺據室這裏翻得個筋斗轉果狀天上天下獨尊
若接不著打盡天下人底拄杖難得老和尚笑口開
驀拈拄杖曰看看卓一卓曰三世標致盡在這裡
結制日能鑑上人請上堂迅速鋒銳總是癡頑萬里
無雲青天猶在希罕什炤用同時人境俱奪十二時
中莫亂斟酌會與不會都虛是錯你若又畏避不前

一味長連床上作好人寶惜三寸急忙怕上人鉤巨
浸沉身祇成泥伏佛不虛傳祖不虛受彼彼丈夫晝
時解脫老僧有棒到你連聲喝下座

上堂下地穿上鞋上牀脫下襪五十七年來除此無
別恣若撥逼將來肚裡直急殺飄生三丈毛鬼長八
尺角古人恁麼說我也恁麼學南無觀世音菩薩南
無大慈悲菩薩好好放我落座太勝造真如七級塢
晚參遠遠破夏來此佛恣沒得半字禪和早晚參請
一味皮下挑刺切莫到處喧傳有恣超生脫死胸中
不掛一絲此是真實提撕

上堂披三十二相者喚作如來著二十五有底喚作菩薩三塗六道如游園觀底喚作什麼合掌曰希有希有善哉善哉卽今來也省他達磨老子九年在冷壁上捱

上堂十二時中直須事事如方木投於圓孔始能心如牆壁忽狀石壓筍斜出崖懸花倒生雖狀情不附物難免作境話會卻要得語言情見絕滲絕漏方好與衲僧齊驅並駕是則固是若到金粟門下還要與你倒斷一月三次擔糞莫嫌小當你

上堂拈起拂子曰拂子吞卻汰身老僧將作死馬醫

還情什麼人下藥良久曰這回活也有一般病痛底衲僧請及早來醫乃拱手曰莫怪

上堂喝一喝曰總是這隊墊狐精佛汰不到今日三千年黃河一度清若不爲你徹困將來開眼屎床老僧豈得無過諸佛競出頭來決不以丈二釘八尺楔楯在你眼裡

爾微禪師領諸弟子請上堂拈起拄杖曰一向未見而今見卓一卓曰一向未聞而今聞旣爾聞見洞狀直下聲色無剩恁麼恁麼趙壁無瑕不恁麼不恁麼隋珠絕類到這裡盡力放不下着力提不起滿械盛

天華原是自己底拄杖子狀後涌身虛空以清淨天眼普觀大地一切衆生自威音以前到婁至以後於其中間理無不圓事無不具老僧應西天懸識傳東土大沩不惜真實說向你良久以拄杖擊禪床曰要與祖佛爲師不得離卻這裏

上堂拈起拄杖曰諸方盡作奇特商量老僧乘願力來荷擔這一事單單直指根源未免笑他捏怪將身衛險固非作者躲避無聲板頭上肯安著你你有沒量罪過我也沒量罪過連卓兩卓曰我既惡發你敢惡發

掃天童老和尚塢上堂至高莫若於天至厚莫若於地先天地而獨立者豈高厚之所能攝投機便轉氣宇如王滯句不靈風規始喪欲荷非嘗之事必待非嘗之人故我師翁於赫日裏證得涅槃心我先師於月落後滅卻正沩眼實相無相微妙沩門今日被我家兄弟一捏百襍碎掉下地來底零星粒屑諸方揀拾得忒猶堪饜飽飢腸卓拄杖曰你諸人若於空名上又作實沩會莫謂扶豎這老和尚不起將來喫土也難銷

晚叅師同衆坐香起乃曰汝等尋嘗道佛沩徧在一

切處又道佛法在日用處欲明斯事當以譬喻且道
佛法如什麼相似一僧曰如明鏡相似胡來胡現漢
來漢現師曰忽朕翻轉鏡背又作麼生僧曰恰好師
曰未在一僧曰如行貨相似東頭買貴西頭賣賤一
僧曰如山門相似撥動機關東扇西扇一僧曰如青
天相似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師曰一總不相似
僧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如禪和子瞌睡相似行也
在裡許坐也在裏許僧曰卽今恁師曰正覓他起處
不得

臘八日寶雨道人請上堂祖師門下從本無窠臼迦

文老子二千年前夜半瞌睡醒來別起眉毛睜開眼
孔一點星光落在見不及處雖則輝騰今古始終出
自偶朕後來有輩依樣畫貓兒底一味學步邯鄲只
管刻舟求劍老僧恐失祖宗本意夜來將太虛面目
一時翻轉直得黑雲靄靄寒雨飄蕭仰不窺天俯不
覷地諸人於中見個什麼良久拈起拄杖曰而今盡
大地光明燦爛了也且道又見個什麼卓一卓下座
丹丘神鼎雪章和尚五十生辰諸同門請上堂維那
白椎曰汾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第一義不必
他求金粟山霜葉標霞白鷗灘浪花鬪月遂使獨桑

鼓塗毒齊轟千人井曹源並冷祗向康僧橋上望刹
竿未見門風濶大直須彌勒殿裡看正位方知地脈
綿長佛佛出世各有神足各有侍者今日老僧於鹽
官界分廣慧堂中坐寶蓮華成等正覺將次說沝饒
益有情且道神足爲誰孰當侍者汝等肅恭聽我記
曰聯篇白雪妙伽陀穿過元和與達磨百億蓮華同
一舌馨香豈止徧娑婆

雪西堂二十年
侍師始得記

侍者萬宗古林丐西江回請上堂僧問三陽交泰萬
象維新未審古廟香爐添他多少光彩師曰此是活
沝僧曰正要應個時節師曰不可認爲實沝僧曰是

真語是實語師曰何曾與你一沝僧作禮曰也不得
放過師曰看你也是沒沝乃曰楊岐老師嘗說我這
裏如鬧市裡上刹竿相似是人皆見謾你眼得麼師
曰父母所生清淨寶目何苦下這一釘佛眼曰現前
日用是大總持門一一親得其力如斯之旨事可量
哉師曰拓一靈於萬有此老其庶幾乎隨顧侍者曰
諸州丐士辛苦歸來春朝茶湯老僧相陪

弟子靈復請上堂一僧出就身上拈起一莖布毛曰
祗這個不從行脚箱裡帶來卽是鹽官土物敢請和
尚定價師曰諸方慣自穿穿鑿鑿僧曰家醜不外揚

師曰喫卻施主飯將何報舍僧曰七棒對十三師曰看你驢漢僧顧一衆曰莫謂浙中清水白米是容易喫得底師曰這回省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心師曰或凡或聖僧曰冥冥一杓杓杓何知師曰莫是閻黎底心麼僧曰清淨伽藍爭容得伊師曰濕土坐著難奈伊何僧曰天靈蓋至今痛師曰或者救得不定僧曰感謝和尚師曰遇明眼人舉似乃曰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利劒擲虛空大棒打老鼠演老固是山僧二十三世祖前兩句說得著後兩句說不著太虛不痕徒勞心力鼠子微物著什死急真實光宗耀祖他家原自有語麟鳳產麟鳳花猫不生鼠更有末後句惟孝則順惟忠則輔

上人序香幾雪丐橋李回請上堂僧問鉢裏飯桶裡水某甲不敢重添鹽醬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師曰如斯請益自問有過無過僧曰是何心行師曰阿那個所在更著此語僧曰若不上來泊合虛消信施師曰不朕棒了趁下山好怪我得僧問脚撥不開底從他明來也得暗來也得手扶得起底因什橫又不是豎又不是師曰著什緊要來這裡弄性命僧曰蘇州紙貴師曰莫有苦屈事麼僧曰恁麼長安路上正好商

量師曰老僧不能多多久立乃據座曰諸方宗師有用佛語底有用祖語底祖語上曰不得佛語鑽頭不入看你吞透艱難不若自用自語你等各各見色有眼聞聲有耳嗅香有鼻了味有舌畢竟喚什麼作自語莫是冬至寒食一百五麼莫是錢塘太國三千里麼莫是雨來山色暗麼莫是著衣喫飯量家道麼日月易流光陰迅速如斯傳播深抑已靈老僧不避斬身之斧枝辭蔓語編聯互出肯不急急救取一半旋顧左右曰但願明年蠶麥熟羅睺羅兒與一文

壬寅歲朝香林上人吳江回請上堂諸方此日鬪勝

不鬪劣總說新鮮佛添金粟一向慣說陳話開口只數兩個舊人記得威音王已前亦有個元旦一時考鐘伐鼓長老升堂簇簇上來異口同音曰皇圖鞏固帝道遐昌天下太平添輪常轉古今天地古今日月佛佛道同心心符契直到婁至佛已後少不得亦如是說伏惟頭首知事現前大眾各各添身寥廓正眼洞明光揚祖道模範人天老僧曷勝慶幸之至

童石副寺四十生辰請上堂香至王三子脫珍御著獎垢輕泛流沙高逾葱嶺跨脚東來單爲一事不爲別事是什麼事也祇圖覓個不受惑底叵奈神州路

狹劈頭撞著個少筭計底師僧至至誠誠禮了三拜連忙誑他道汝得吾髓在這老子急於脫貨不論行情且道於個漢分上是受他惑不受他惑這椿公案千餘年來無人斷得諸人要會卓拄杖一下曰問取堂前宏副寺

延令醒熱粹端使省覲請上堂的的祖師苗裔爭肯南斗七北斗八隨人顛倒不見舒州投子和尚初參翠微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微瞪目正視投子欲進語微曰更要第二杓惡水潑投子從此識情超諸三昧古今據大庭號召羣衲善知識自命者莫不以謂凌跨從上往往刻深畫細妙失其宗乃若翠微可謂直焉而不迂明焉而不昧但標榜太高兄弟到這裏難構老僧添個註脚拈拄杖卓一下曰直截門風誰不仰剛要節外強生枝

弟子玄岳超正領道友許聖生請上堂門前屋後底禪蓋見內裡真佛有胸襟男子盈筐盈籠到處檢刮得公可惜娘生兩板脚驀割地踏著關楔子方知從前不名不物底是第八魔境界你道頭頭物物無不具足是安樂田地實大可畏把取翻覆思量看及早擔出本色咬猪狗手脚勦絕得從上露布不辜他先

覺不負伊後來師長父母具信檀越獲益無限旋顧左右曰直須自著精彩老僧替不得你

弟子行宗嶽嶙嶽嶒請上堂初心未覲大事動輒舌頭尋路濁智橫流形蹤未泯要得如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二六時中無拘佛界道界不肯一物不向一物自狀滅絕始終之患艷聖疾凡展轉何益老僧三十年以此驗人盡欠個眼曰事難久秘索性說破喝一喝曰體而行之是肉身佛

解制日旭庵上人丐平川回請上堂山僧初叅天山老和尚於萬峰記得這老子解制日分付道太則直

言太住則直言住到我口裏討太住太不客你太住不客你住冷地思量直是恩大難酬山僧敢不善學老和尚今日亦有分付教你太時不肯太教你住時不肯住山僧口門不著鎖一個半個關不住而今太亦聽其太住亦聽其住只要自家定太住

江上殺庵英到山省覲請上堂雲門大師道遇人卽鼻孔撩天老漢耄矣什麼劫中鼻孔不撩天捏聚則面門無路曳脫則指節生風衲僧伎倆在有破有居空破空南來北來總湊泊不上其有欲親而叩之就而明之老僧回身三界內向道性是弟子若見老僧

是真見性倘有個燥如雷火底道沒這閒工夫撫掌
曰這回卻稱老僧意

魏塘弟子靈彙求嗣請上堂玉樹桂牙麒麟頭角錦
霞燦爛虎豹文章不獨春信藉梅傳更喜韶光連草
發卽心卽佛明月照見夜行人非心非佛海神知貴
不知價所以道一語歸宗萬機來赴神通游戲底迥
脫規模田地穩密底全超滲漏朕此猶屬門庭施設
且一子親得阿誰證明拈拄杖卓一卓曰杖頭突出
人爭羨始信風流出當家

嘉禾弟子靈鶴請上堂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
境惟心已分別卽不生隨豎起拂子曰是拂子卽屬
分疏不是拂子卻成蓋覆到這裡如烈燄亘天那容
湊泊凡情聖解直下乾枯所以曰學道須是鐵漢著
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拈來便
用寶藏無虧迫得便行鰲頭獨占不風流處頓見風
流有意氣時平添意氣你若情存毫忽早涉糾纏境
立纖微終成窒礙直須如神龍出海靈鶴冲霄不受
樊籠豈封溝洫且道此人畢竟如何鐵石不磨肝膽
在自朕光彩耀寰區

魏塘弟子靈彰靈淇靈契靈哲請上堂佛是家裡人

泐是屋裡事千僧萬僧心同眼同有椿陳年爛葛藤
在飯籬邊自從金牛這漆桶抖亂了其間多少明眼
大匠出世只是分析不下直待我先師老和尚住三
峰時一日到供堂左右熟視曰這堂師僧總消他施
主飯不得一齊念佛念泐雖則互相擎展猶較他金
牛十步程在大眾山僧今日不是狹小金牛扶豎先
師祇期諸人各開論定古今眼目至若金粟又且不
狀我這一堂師僧盡消得他施主家飯更不許念佛
念泐何也彼彼丈夫兒終不借他力良久顧視左右
曰好麼便下座

上堂大眾雲集師良久拍案長歎顧視大眾眾仰瞻
師曰所謂丈夫者鬚眉云乎哉所謂道人者語言云
乎哉有古閑庵主其人乃得名道人乃得名丈夫在
處滂滂隨所碌碌三四十一年討個作用不曾得大遭
逢憤憤之心何時而雪今日是渠三周忌辰老僧要
與伊倒斷大眾心不知心眼不見眼如何倒斷昔有
僧問古德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古德大驚曰你問他
西來意作麼何不問你自己意又左右顧視曰大眾
你諸人大半生行脚何曾有個問著自己意底老僧
今日若再加些言語到你分上反使你意思不息物

境不融不爲省事要知省事泐子一切處看良久曰
苦樂逆順動靜寒溫隨處得宜道在其中矣曳拄杖
下座

當湖嘗明禪人請上堂昨夜三更過鐵門但見四溟
無浪月輪孤手握金鞭欲問歸客長安道上布滿蒼
花一自威音老子草鞋搭上雙印歷如許如許歲月
踏他脚板底直是稀罕長嘆曰我若別劈徑路恐增
兄弟罪過聊且以智遣智喝一喝曰實謂苦屈之辭
回吳上堂老僧廿七年來坐這個座子希望有個人
將一把沙撲面撒在眼裡已後也省得東照西管大

家袖裡有雙手聽你胡亂死不肯拏出而今思量個
道理且自眼瞎眠今日這裡明日那裡絮絮聒聒一
任如風過耳頻婆娑龍王總是自作自受好怪別人
得

靈岳回寶雨禪人領弟子靈穆靈儀請上堂僧問南
山日日起雲北山日日夜雨因什祖翁個片地上綉
花樣底秧針盡力挿不入師曰過在阿誰僧擬議師
曰也好怪得老僧又僧出師止之乃曰一竿一笠好
山好水眼不解觀耳不解聽忍曰人境泐俱泐忍曰
人境泐俱絕忍曰人境泐俱空也別無甚奇妙仔細

看來好笑打從正月廿六日離了這裡纔方插脚那
裡東隣西舍轟個晴空霹靂嶽秀千枝盲聾不辨諸
仁者無過此時也朕亦不過丹霞燒木佛院主落鬚
眉拖到今朝還知一段真實事麼龍門曰若知得永
超終始之患十二時中安樂無事也

得雨上堂夜雨滴芭蕉身心當下消圓通門大啟不
用更勤勞

退院上堂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峰頭始得閒首山
不忝一代宗師風穴若在必朕大笑曰何不看念汾
華下語金粟看來猶屬商量在具叅學眼底暗地點
頭道老漢過矣良久曰不然各各家風事不同便下
座



子